

高中國文讀本

諸葛武侯

顧知庵編

黃炎培題





諸葛武侯

諸葛武侯傳

張 枏

諸葛亮字孔明，瑯琊陽都人。蚤孤，從父玄依劉表。亮從玄來荊州，玄死，遂家於南陽隆中。幼與穎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、孟公威遊學。三人務爲精熟，亮獨觀其大略，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，而謂三子曰：『卿等可至郡守、刺史。』問其所志，但笑而不言。公威念鄉欲還，亮曰：『中國饒士大夫遨遊，何必故鄉耶？』稍長，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，時人莫測也。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，而重龐德公，每獨拜牀下，德公亦稱之爲臥龍。河南名士黃承彥謂亮：『聞君擇婦，身有醜女，才堪相配。』亮許，卽載送之。時人爲之諺曰：『莫學孔明擇婦，正得阿承醜女。』建安十二年，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，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，德操曰：『腐儒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，在俊傑，此間自有伏龍鳳雛。』問爲誰？曰：『諸葛孔明、龐士元也。』及屯新野，徐庶見左將軍器之，庶曰：『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』曰：『君與俱來。』庶曰：『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，將軍宜枉駕顧』

之。遂詣亮。凡三往，乃見，因屏人曰：『漢室傾頹，奸人竊命，主上蒙塵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識淺短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；然志則不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』亮曰：『自董卓以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，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強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與爲援，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由之成帝業，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蠻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，以向宛、洛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，出於秦川，百姓孰不箪食壺漿，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王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』左將軍曰：『善。』於是與亮情好日密，關羽、張飛等不悅。左將軍曰：『孤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，願諸君勿復言。』亮時年二十七。

劉表愛少子琮，長子琦不自安，問亮以計，亮不對。他日，獨與升高樓，撤梯而後問之。

亮曰：『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』琦感悟，求出守江夏，明年表卒，琮立。會曹操來侵，琮遣使迎降，而不以告。操兵至宛，左將軍始聞之。亮說曰：『攻琮，荊州可有也。』左將軍不忍，乃引去。荆人多歸之，衆至十餘萬。操引精騎急追，及於長坂。左將軍棄妻子，獨與亮等數十騎，走至夏口。亮曰：『事急矣！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』

時權擁兵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說權曰：『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，據有江東。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共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將軍量力而處之，若能以吳越之衆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。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』權曰：『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』亮曰：『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仰慕，若水之歸海，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？』權勃然曰：『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』亮曰：『豫州軍雖敗於長坂，今戰士還者，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弊，聞

追豫州，一日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也。故兵法忌之曰：「必蹶上將。」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又荊州之民，附操者，逼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將軍誠能命猛將，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如此，則荆、吳之勢強，鼎足之形成；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權大悅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，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左將軍，併力拒操，遂破操於赤壁。

左將軍南征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賦稅以充軍實。羣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，治公安。孫權來請結好，左將軍欲往見之，亮以爲不可；左將軍固往，至則周瑜果請留之，權不從。左將軍既歸，嘆曰：「天下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如此。」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，亮、關羽等留守荆。璋命左將軍擊張魯。十七年，返兵擊璋，十八年，圍雒。亮與張飛、趙雲等，泝江定白帝、江州、江陽。十九年，與左將軍會圍成都，成都平。左將軍領益州牧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於是並用羣才，凡劉璋所嘗授任，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，悉別其器能，處以顯任。有志之士，無不競勸。亮佐益州，政尙嚴。法正謂亮曰：「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宜緩刑弛禁，以慰新附。」亮曰：

『秦政苛急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；劉璋闇弱，自茲以來，文法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，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，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，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，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，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爲治之要，於斯著矣。』左將軍領兵向漢中，亮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左將軍嘗急調兵，亮以問蜀郡從事楊洪。洪曰：『漢中，益之咽喉，今日之事，男子當戰，女子當運，發兵何疑！』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，調度皆辦，亮用人惟其才能，不論資歷先後。洪初爲李平功曹，及平遷犍爲守，洪已爲蜀郡。洪門下書佐何祗，有才智，舉郡吏數年，拔守廣漢，時洪猶在蜀郡也。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，類如此。

二十一年，曹操爲魏王。二十二年，操建天子旗旗，出警入蹕。二十四年，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。亮帥羣下，上左將軍爲漢中王，表聞漢帝。時孫權稱藩於操，遂襲殺關羽，取荊州。二十五年，亮勸漢中王誅劉封，封本寇氏之子，王至荊州，以未有繼嗣，育而子之。後與孟達守上庸，關羽呼封，達自助，不肯往。後與達忿爭，達敗降魏，封破敗還成都，亮以封凶猛，易世之後，終難制御，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。是歲冬，曹丕篡立，改元黃初。明年，傳聞漢

帝被弑，漢中王發喪制服，羣下請稱尊號，王未許。亮曰：『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；大王劉氏苗裔，紹世而起，乃其宜也。』王從之。夏四月丙午，卽皇帝位，改元章武，以亮爲丞相，錄尙書事，假節。策曰：『朕遭家不造，奉天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甯，思靖百姓，懼未能綏。於戲！丞相亮其悉朕意，無怠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昭明天下，君其勗哉！』於是置百官，立宗廟，禘祭高皇帝以下，皆亮實左右之。

是歲秋，帝忿關羽之敗，帥諸軍伐吳，以報怨。亮留守成都。明年春，亮聞帝兵敗，還永安。嘆曰：『使法孝直在，必能諫上不東行也。』帝不豫。

二年春，召亮會永安，亮至永安。四月，病篤，謂亮曰：『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嗣子可輔，輔之，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』亮涕泣曰：『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。』又爲詔戒敕其子，曰：『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』帝崩，亮得遺詔，太子卽位於成都，改元建興，封亮武鄉侯，領益州牧，事無鉅細，皆決於亮。亮發教羣下曰：『夫參署者，集衆思慮，廣忠益也。若遠小嫌，難相違覆，曠闕損失，違覆而得中，猶棄敝蹻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，惟徐元直處茲不惑。又董幼宰參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於十反，來

相啓告。苟能慕元直之什一，幼宰之殷勤，有忠於國，則亮可以少過矣。」又曰：「初交州平，屢聞得失；後交元直，勤見啓誨；前參事於幼宰，每言則盡；後從事於偉度，數有諫止。雖姿性鄙暗，不能悉納；然與此四子，終始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。」幼宰名和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，偉度，亮主簿胡濟也。

自昭烈駐永安，吳人懼有後圖，復來請和。會昭烈崩，亮方慮恐權有異計，尙書鄧芝見亮曰：「主上幼弱新立，宜遣大使往申吳好。」亮曰：「吾思之久矣，未得其人耳！今始得之。」芝問：「誰？」亮曰：「即使君也。」白遣芝往。孫權悅，通好如初。

亮引一時名士，如蔣琬、張裔等，皆入丞相幕府。又妙簡舊德，使佐益州。於是以秦宓爲別駕，王梁爲功曹，杜微爲主簿，譙周爲勸學從事，皆行義素著，鄉里敬慕之。杜微者，節尤高，自先主定蜀，微常稱病，閉戶不出。及亮辟置，輿而致之。既至，力求去。亮於與座書曰：「曹丕篡弒自立，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，欲與羣賢，因其邪僞，以正道滅之，不妨大興勞役，以向吳楚。今因不多務，且閉境勸農，育養民物，並治甲兵，以待其挫，然後伐之，可使兵不戰，民不勞，而天下定也。君但當以德輔時，不責君軍事，何爲汲汲求去？」微乃留。

亮更薦爲諫議大夫。

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，殺太守而附吳。吳以闓爲永昌太守。永昌功曹呂凱，府丞王伉，率吏士閉境拒守。闓不能進，使郡人孟獲，誘扇諸髦。牂牁太守朱褒，越嶲太守高定，皆應闓。亮以新遭大喪，亦撫而未討；閉關息民，勸農殖穀。魏司徒華歆等抵亮，諷使稱藩。亮不報書，作正議以示人。其大略曰：『昔世祖創迹舊基，奮嬴卒數千，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，據道討淫，不在衆寡。軍誠曰：『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』昔軒轅氏整卒數萬，制四方，定海內；而况以數十萬之衆，據正道而臨有罪，可得而干擬哉！』

三年春，始率衆南征四郡。詔賜金鈇鉞一具，曲蓋一，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，虎賁六十人。亮至南，首表呂闓，王伉，執忠守義。拜闓雲南太守，伉永昌太守，並封亭侯。進兵越嶲，所在戰捷，遂斬雍闓。高定，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。獲素爲髦漢所服，亮募生致之。旣得，使觀營陣之間。問曰：『此軍何如！』獲曰：『向不知虛實，故敗；今直易勝耳。』亮笑而縱之，使更戰；七戰七擒，而亮猶遣獲，獲止不去。曰：『公天威也。南人不復反矣。』遂至滇池，四郡皆平。卽其渠帥而用之，或以諫亮，亮曰：『若留外人，則當留兵；兵留則無所食。加夷新傷

破，父兄死喪，留外人而無兵，必生患；又蠻累有廢殺之罪，自知釁重，留外人終不相信。今吾欲不留兵運糧，而紀綱粗定，蠻漢粗安，不亦可乎！一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，以爲官屬，出其金、銀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戰馬，以給軍國之用，終亮世鬻不復反。

十二月，亮還至成都，治戎講武，以候大舉。方是時，田疇辟，倉廩實，法度修立，軍旅整理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疆不侵弱，朝會不譁，道不拾遺，亦無醉人，其餘力所及，官府、次舍、橋梁、道路，無不繕理。

五年，三月，亮統諸軍，將北駐漢中，帝下詔曰：『朕聞天地之道，福仁而禍淫，善積者昌，惡積者喪，古今常數也。是以湯武修德而王，桀紂極暴而亡。曩者漢祚中微，網漏兇慝，董卓造難，震蕩京畿，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，內懷無君之心，子丕孤豎，敢尋亂階，盜據神器，更姓改物，世濟其兇。當此之時，皇極幽昧，天下無主，則我帝命隕越於下，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，光續文武，應乾坤之運，出身平難，經營四方，人鬼同謀，百姓與能，兆民欣戴，建位易號，丕承天序，補弊興衰，存復祖業，誕膺皇綱，不墜於地，萬國未靖，早世遐殂。朕以幼冲，繼統鴻基，未習保傅之訓，而嬰祖宗之重。六和壅否，社稷不建，永惟所以，念在匡救。光』

載前緒，未有攸濟，朕甚懼矣。是以夙興夜寐，不敢自逸，每從菲薄，以益國用，勸分務穡，以阜民財；授方任能，以參其聽，斷私降意，以養將士，欲奮劍長驅，指討兇逆，朱旗未舉，而不復殞喪，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。殘類餘醜，又支天禍，恣睢河洛，阻兵未弭。諸葛丞相，弘毅忠壯，忘身憂國，先帝託以天下，以勗朕躬，今授之以旄鉞之重，付之以專命之權，統領步騎二十萬衆，董督元戎，恭行天罰，除患寧亂，克復舊都，在此行也。昔項籍總一疆衆，跨州兼土，所務者大，然卒敗垓下，死於東城，宗族如焚，爲笑千載，皆不以義，凌上虐下故也。今賊效尤，天人所怨，本時宜速，庶憑炎精。祖宗威靈，相助之福，所向必克。吳王孫權，同卹災患，潛軍合謀，犄角其後，涼州諸國王，各遣月氏、康居、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餘人，詣受節度。大軍比出，便欲率將兵馬，奮戈先驅，天命旣集，人事又至。師貞勢并，必無敵矣。夫王者之兵，有征無戰，尊而且義，莫敢抗也。故鳴條之役，兵不血刃；牧野之師，商人倒戈。今旌麾首路，其所經至，亦不欲窮兵黷武。有能棄邪從正，簞食壺漿，迎王師者，國有常典，封寵小大，各有品限。及魏之宗族，枝葉中外，有能規利害，審順逆之數，來詣降者，皆原除之。昔輔果絕親於智氏，而蒙全宗之福，此前世之明驗也。若其沉迷不返，將助亂人，不式王

命戮及妻孥，罔有攸赦。廣宣恩威，誅其元帥，弔其殘民。他如詔書律令，丞相其露布天下，使稱朕意焉。」亮命張裔參軍，蔣琬留統府事。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，霍弋、姚仲等皆入幕府。並進文武之士。亮稱之曰：「忠益者莫大於進人，進人者各務其所尙。今姚掾並存剛柔，以廣文武之用，可謂博雅矣。願諸掾各舉此事。」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，對蔣琬等以爲不然，且誹謗先帝，訾毀衆臣。亮奏以爲亂政，廢爲庶人，徙汶山。亮以帝富於春秋，忠邪難辨，深惟根本至計，臨發上疏云云。遂行，屯於沔陽。

亮以轉漕回遠，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，轉運於谷中。孟達既北赴魏，有李鴻者降蜀，爲亮言：「叛人王冲見達，稱：『明公切齒於達，欲收其妻子者。』」達曰：「諸葛公見顧有本末，必不爾。」亮復以書遺達，令自拔。達欲舉新城郡歸蜀。亮至漢中，達每通其情，會魏司馬懿覺，引兵誅達。六年正月，亮在漢中，欲出兵攻魏，與羣下謀之。丞相司馬魏延曰：「魏夏侯楙，少主壻也。怯而無謀，願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，可至長安。比東方相合聚，尙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亦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。」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，不用延計。揚聲由斜谷

取郿，使將軍趙雲爲疑兵，據箕谷。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。亮身率大軍攻祁山。戎陣整齊，號令明肅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應亮。魏朝恐懼，關中響震。羣臣莫知計所出。魏主叡如長安，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。

初，越駕太守馬謖，才器過人，好論軍計。亮深加器異，及攻南方，謖爲亮言：『攻心爲上。』卒如其計。昭烈臨終謂亮曰：『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』亮以爲不然，以謖爲參軍。每引見，談論自晝達夜。及出軍祁山，謖督諸軍在前，與張郃戰於街亭，違亮節度，舉措煩擾，舍水上山，不下據城，裨將王平，連規諫不用，從遂大爲郃所敗。士卒離散，獨平將千人自持，收合諸營，遺棄而還。亮屯去謖數里，徐行引退。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，收謖下獄，戮以謝衆，爲之流涕自臨祭，待其遺孤若平生。蔣琬後詣漢中，問亮：『天下未定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？』亮流涕曰：『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耶！』亮又誅將軍張休、李盛，奪將軍黃襲等兵。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，不至重傷，貶雲位號。旌賞王平，加拜參軍，統五部，進位討寇將軍，封亭侯。上疏自劾曰：『臣以弱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，以厲三軍。不能訓章明法，臨事而懼，至有街亭違』

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，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軍，卹事多闇，春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，以督厥咎。』詔以亮爲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

亮之出師，衆纔五萬，或勸亮發兵者，亮曰：『大軍在祁山，箕谷皆多於賊，而不能破賊，爲所破者，則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！今欲滅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，若不能然者，雖兵多何益！自今以後，諸有忠慮於國，但勤攻吾之闕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死，功可躋足而待矣。』於是考微勞，甄壯烈，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天下，厲兵講武，以爲後圖，戎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。

亮之出祁山，天水功曹姜維降，亮以其敏於軍事，心存漢室，辟爲室掾，典軍事，平三郡有功，封亭侯。是歲十一月，亮以孫權破曹休，魏兵東下，上疏云云。遂出散關，急攻陳倉；魏遣曹真救陳倉，張郃繼之，會亮糧盡，引去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破之，斬雙。七年春，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，陰平二郡。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，亮次建威，淮退遁，遂拔二郡。蜀人皆以賀亮，亮愀然曰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漢民，國家威力未舉，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，一夫有死，皆亮之罪，以此相賀，能無愧乎？』詔策亮曰：『街亭之敗，咎由

馬謖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順聽所守；前年耀師，馘斬王雙；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氏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震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抑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也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

夏，吳孫權僭稱尊號，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。議者以爲交之無益，名體弗順，宜顯明正義，絕其盟好。亮獨曰：『權有僭逆之心久矣。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，求犄角之援也。今若加顯絕，讐我必深，便當移兵東戍，與之角力，須并其士，乃議中原。彼賢才尙多，將相輯睦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頓兵相持，坐而須老，使北賊得計，非算之上者。孝文卑詞匈奴，先帝復與吳盟，皆應權通變，弘思遠益，非匹夫之爲分者也。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，不能并力，且志望已滿，無上岸之情，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勢不侔。故限江自保，權之不能越江，猶魏賊之不能渡漢，非力有餘，而利不取也。若大軍致討，彼上當分裂其土，以爲後規，下當略民廣境，示武於內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，我之北伐，無東顧之憂。河南之衆，不得盡西，此之爲利，亦已深矣。權僭之罪，未宜明也。』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，權約中分天下。

冬，亮徙府營於南山下，原山築漢城於沔陽，築樂城於成固。

八年夏，魏使大司馬曹真，由斜谷率諸將，數道並進。大將軍司馬懿，泝漢水由西域與真會。秋，亮次成固，赤坂以待之，召前將軍李平，將兵二萬赴漢中。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，典平後事。會天大雨，餘棧道斷絕。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。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，大破魏將費曜、郭淮於陽谿。是歲，亮遷蔣琬爲長史，亮數出外，琬在成都，常足食足兵，以相供給。亮每云：『公琰託志忠雅，當與吾共贊王業者。』

九年二月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流馬及連弩，皆亮所制也。亮圍祁山，招鮮卑軻比能，比能至，北地石城應亮。魏曹真有疾，魏主叡謂司馬懿曰：『西方事重，非君莫可付者。』使西屯長安，督張郃、費曜、戴陵、郭淮等以禦之。三月，懿使曜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餘衆悉出救祁山。亮分兵留攻，而自逆懿於上邽。淮、曜等徼亮，亮破之。因大芟其麥，與懿遇於上邽東。懿斂兵依險，兵不敢交，亮引還。懿隨亮至鹵城，又登山掘營不肯戰。其下謂懿曰：『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！』皆請戰。懿病之。五月，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，自案中道向亮。時蜀兵更下者十二，魏軍始陣，番兵適交，參佐俱言賊衆彊盛，宜權留更卒，張助

聲勢。亮曰：『吾統武行師，大信爲本，得原失信，古人所惜。更者，束裝以待期，妻子鶴望而計日，雖臨征難，義不廢也。』督遣令行。於是去者願留一戰，止者憤踊思致命，使魏延、高翔、吳班與懿戰，大破之，獲甲首三千級，懿走保營。六月，亮以糧盡退師，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，亮與戰，又敗之，射死郃。八月，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。方亮在祁山，平掌運事，值天霖雨，糧運不繼，平遣參軍報亮來還，亮承以退，平聞軍退，乃更陽驚曰：『軍糧饒足，何以便歸？』又表帝謂：『軍僞退以誘賊。』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，平頓首謝罪，於是亮表平罪惡曰：『今篡賊未滅，社稷多難，國事惟和，可以克捷；不可包含以危大業。』遂廢平。始可保，何圖中乖。若都護思負一意，君推心從事，否可復通，逝可復還也。』平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，亮報之曰：『吾本東方下士，誤用於先帝，位極人臣，祿賜百億，討賊未效，知已未答，而方寵齊，晉坐自貴大，豈其義乎？若滅魏，斬叡，帝還故居，與諸子並升可也。』

亮自是歲冬，以連年出師，息民休士，益勸農講武，運米集斜谷邸閣，三年而後用之。亮用兵出入如賓，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；師止如山，進退如風，出征之日，天下震動，而人

心不憂。雖數萬之衆，而所興造，若數十萬之功。所至營壘、井竈、園澗、藩籬、障塞，皆應繩墨。一月之行，去之如始。至發教軍事，文彩不豔，過於丁寧；而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於文墨。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，皆親省覽。亮嘗自校簿書，主簿揚顛直入諫，以爲疲神碎務，亮謝之。及顛死，爲之泣涕三日。

十二年二月，亮悉大衆十萬，由斜谷出。始以流馬運，遣使約吳，同時大舉。四月至郿，軍於渭水南。據武功五丈原。司馬懿渡渭，背水爲壘以拒亮。亮每患糧運不繼，使己志不伸。乃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。耕者雖於渭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亮數挑戰，懿不敢出。亮遣遺巾幘，懿患之，上表請戰。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。亮謂其下曰：「彼本無戰情，所以固請戰者，示武於其衆耳！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苟能制吾，豈千里而請戰耶？」相持百餘日。

會秋，亮有疾，日侵，密表帝曰：「臣若不幸，後事宜以付蔣琬。」時帝亦遣尙書僕射李福省侍，因諮以國家大計。別去，數日復還。亮曰：「知君還意，近言語雖彌日，有所不盡，更來求決耳！所問者公琰其宜也。」福復請，亮曰：「文偉可以繼之。」又問其次，亮不答。

文偉，卽費禕也。初，琬爲廣都長，昭烈嘗奄至廣都。琬衆事不治，且復沉醉。昭烈大怒，將加戮。亮曰：『琬社稷之器，非百里才。其爲政以安民爲本，不事修飾，願加察。』乃解禕爲黃門侍郎。亮南征還，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，年位多在禕右者，而亮獨命禕同載。衆皆易觀。至是，又並稱之，後相繼總政事，皆稱賢相云。八月，亮疾病，授長史楊儀、司馬費禕、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。有星墜於營中，亮薨，年五十四。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，人往告懿，懿勒兵追之。姜維令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北者。懿復引退，不敢逼。儀得結陣去，入谷。而後發哀。秦人謂之諺曰：『死諸葛走生仲達。』懿按行亮營壘，嘆曰：『天下奇才也。』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爲墳冢，足容棺。斂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詔策曰：『惟君體資文武，明睿篤誠，受遺託孤，匡輔朕躬，繼絕興微，志存靖亂，爰整六師，無歲不征，神武赫然，威震八荒，將建殊功於季漢。參伊、周之巨勳，如何不弔，事臨垂克，遘疾殞喪，朕用傷悼，肝心若裂，夫崇德序功，紀行命謚，所以光昭將來，刊載不朽。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，謚君忠武侯。』初，亮自表帝曰：『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孫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別無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；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

下。』訖如其言。

亮爲相十四年，昭烈及後主卽位，纔兩赦。或言太惜赦者。亮曰：『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若劉景升、季玉父子，歲歲赦宥，何補於治。』亮所廢李平，常冀得自補復，聞亮薨，策後人不能發憤死，廖立亦垂涕嘆曰：『吾終爲左袵矣！』

亮旣沒，吏民歌思不忘，多謀爲亮立廟。朝議以禮秩不聽。百姓以時節私祭之於道路，言事者或以爲可聽，立廟成都。後主不從。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：『亮德範邇遐，勳蓋季世，興王室之不壞，實斯人是賴；而蒸嘗止於私門，廟貌闕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蠻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盡順民心，則瀆而無典，建之京師，又偪宗廟，此聖懷所以爲疑也。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，立之於沔陽，使所親屬，以時祭祀，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廟，斷其私祀，以崇正禮。』從之。時亮薨一十有八年矣。

亮作八務、七誡、六恐、五懼，皆有條章，以訓厲臣子。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，凡二十四篇：開府、作牧、權制、計算、南征、北出、綜覈、訓厲、貴和、傳運、軍令、法檢、兵要等，皆名篇之目；又作八陣圖，蓋黃帝、太公、丘、井法，人莫曉也。

亮駕馭諸將，曲盡其情。昭烈嘗令黃忠爲後將軍。亮曰：『忠名望素非關、馬之倫，今遽令同列。』馬超、張飛親見其功，尙可喻旨。羽遙聞之，將不悅。『昭烈不聽。頃之，策馬爲前將軍。』羽果大怒曰：『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。』費詩說之，始拜命。魏延、楊儀，皆小人之難養者，且不相能。然延驍勇善撫士，儀有幹用。亮使儀當勞劇，延冒險阻，皆受命捐軀，不敢辭難。及亮沒，乃舉兵相圖以死。

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：『公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。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。』陳壽評曰：『亮之爲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。盡忠益時者，雖讐必賞；犯法怠慢者，雖親必罰。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；游辭巧飾者，雖輕必戮。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。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。循名責實，虛僞不齒。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，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。』袁曄稱之曰：『受六尺之孤，攝一國之政，事凡庸之君，專權而不失禮，行君事而國人不疑。』樊建稱之曰：『聞惡必改，而不矜過，賞罰之信，足感神明。』亮子瞻嗣爵。

齊勇士陳開疆、顧冶子、公孫捷，晏嬰譏之。景公曰：王摘三桃，自食其一，各令說功，高者賜一鬴。陳、顧遂食之。公孫自刎，而陳願懷慚，亦從而刎。侯出齊城，見三墳，有感而作。

步出齊城門，遙望蕩陰里。里中有三墳，壘壘正相似。問是誰冢家？田疆古冶氏。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絕地理。一朝被讒言，二桃殺三士。誰能爲此謀？相國齊晏子。

諫武侯書

法正

爲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使奴執耕稼，婢典炊爨，雞主司晨，犬主吠盜，牛喘重載，馬涉遠路，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枕，飲食而已。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，不復付任，勞其體力，爲此碎務，形疲神困，終無以成，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！失爲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，謂之三公；作而行之，謂之士大夫。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，而憂牛喘；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，云自有主者；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。今明公爲治，乃躬自校簿書，流汗竟日，不亦勞乎？

諫武侯書

法正

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。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據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；且主客之義，宜先降下。願緩刑弛禁，以慰其望。

答法正

諸葛亮

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。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。劉璋闇弱，自茲以來，有累世之恩。文法縹縻，互相承奉。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。蜀士人士，專權自恣。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，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。恩榮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爲治之要，於斯而著矣。

書正議

諸葛亮

是歲，魏司徒華歆、司空王朗、尚書令陳羣、太史令許芝，謁者僕射諸葛璋，各有書與亮，陳天命人事，欲使舉國稱藩。亮遂不報書，作正議曰：

昔在項羽，起不由德，雖處華夏，秉帝者之勢，卒就湯鑊，爲後永戒。魏不審鑒，今次之矣。免身爲幸，戒在子孫。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，承僞指而進書，有若崇棟稱莽之功，亦將偪於元禍。苟免者邪？昔世祖之創迹，舊基奮羸卒數千，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。夫據道討淫，不在衆寡。

及至孟德，以其譎勝之力，舉數十萬之師，救張郃於陽平，勢窮慮悔，僅能自脫。辱其鋒銳之衆，遂喪漢中之地，深知神器不可妄獲。旋還未至，感毒而死。

子桓淫逸，繼之以篡。縱使二三子多逞蘇、張詭靡之說，奉進驩兜滔天之辭，欲以誣毀唐帝，諷解禹、稷，所謂徒

喪文藻，煩勞翰墨者矣。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。

又軍誡曰：『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』昔軒轅氏整卒數萬，制四方，定海內，况以數十萬之衆，據道而臨有罪，可得干擬哉？

與武侯書

馬謖

明公視謖猶子，謖視明公猶父，願深爲殫繇與禹之義，使平生之交，不虧於此，謖雖死，無恨於黃壤也。

遺表

諸葛亮

伏念臣賦性拙直，遭時艱難，興師北伐，未獲全功，何期病在膏肓，命垂旦夕。

伏願陛下清心寡慾，約己愛民。達孝道於先君，布仁心於寰宇，提拔逸隱，以進賢良，屏黜奸讒，以厚風俗。

臣家成都，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孫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臣身在外，別無調度。隨時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，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也。

諸葛亮，字孔明，琅邪陽都人也。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。父珪，字君貢，漢末爲太山郡丞。亮少孤，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。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。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，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，往依之。玄卒，亮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於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爲信然。

時先主屯新野，徐庶見先主，先主器之。謂先主曰：「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先王曰：「君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，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。因屏人曰：「漢室傾頽，姦臣竊命，主上蒙塵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，然志猶未已。君謂計將安出？」亮答曰：「自董卓已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，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。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強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。」

「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張飛等不悅。先主解之曰：『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』羽飛乃止。劉表長子琦，亦深器亮。表受後妻之言，愛少子瑜，不悅於琦，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，亮輒拒塞，未與處畫。琦乃將亮游觀後園，共上高樓。飲宴之間，令人去梯。因謂亮曰：『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口，入於吾耳。可以言未？』亮答曰：『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』琦意感悟，陰規出計。會黃祖死，得出。遂爲江夏太守。俄而表卒，瑜聞曹公來征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在樊聞之，率其衆南行。亮與徐庶並從，爲曹公所追，破獲庶母。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：『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亂矣，無益於事。請從此別。』遂詣曹公。先主至於夏口。亮曰：『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』

時權擁軍在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說權曰：『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，據有江東，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蕘大難，略已平矣；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將軍量力而處之：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？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』權曰：『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』亮曰：『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况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。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！』權勃然曰：『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，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』亮曰：『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，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。劉琦合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弊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。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故兵法忌之曰：『必蹶上將軍。』且

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偏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，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。如此，則荆、吳之勢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『權大悅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，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先主，并力拒曹公。』

曹公敗于赤壁，引軍歸鄴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其賦稅以充軍實。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擊張魯。亮與關羽守荊州，先主自葭萌還璋，亮與張飛、趙雲等率衆涪江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，成都平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

二十六年，羣下勸先主稱尊號，先主未許。亮說曰：『昔吳漢、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，世祖辭讓，前後數四。耿純進言曰：『天下英雄，喁喁冀有所望，如不從議者，士大夫各歸求主，無爲從公也。』世祖感純言深至，遂然諾之。今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，大王劉氏苗裔，紹世而起，今卽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。』先主於是卽帝位，策亮爲丞相，曰：『朕遭家不造，奉承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甯，思靖百姓，懼未能綏於戲，丞相亮其悉朕意，無怠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照明天下。君其勗哉！』亮以丞相錄尚書事，假節。張飛卒後，領司隸尉校。

章武三年春，先主於永安宮病篤，召亮於成都，屬以後事。謂亮曰：『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』亮涕泣曰：『臣敢竭股肱之力，効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。』先主又爲詔，敕後主曰：『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』建興元年，封亮武鄉侯，開府治事。頃之，又領益州牧，政事無巨細，咸決於亮。

南中諸郡，竝皆叛亂。亮以新遭大喪，故未便加兵。且遣使聘吳，因結和親，遂爲與國。三年春，亮率衆南征。其秋，悉平。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。乃治戎講武，以俟大舉。

五年，率諸軍北駐漢中。臨發，上疏曰：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、府中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。有所廣益。將軍可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禕爲督。愚以爲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尙書長史參軍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，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勤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奸凶，興復漢室，還于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

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」遂行，屯於沔陽。

六年春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，使趙雲、鄧芝爲疑軍，據箕谷。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。亮身率諸軍攻祁山，戎陣整齊，賞罰肅而號令明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應亮，關中響震。魏明帝西鎮長安，命張郃拒亮。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，與郃戰于街亭。謖違亮節度，舉動失宜，大爲郃所破。亮拔西縣千餘家，還於漢中，戮謖以謝衆。上疏曰：「臣以弱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，以厲三軍。不能訓章明法，臨時而懼，至有街亭違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。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闕。春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。」於是以亮爲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

冬，亮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曹真拒之。亮糧盡而還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。七年，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。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，亮自出，至建威。淮退還，遂平二郡。詔策亮曰：「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。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。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鹹斬王雙，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。降集氐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震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。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挹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九年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運糧，盡退軍，與魏將張郃交戰，射殺郃。

十二年春，亮悉大衆由斜谷出，以流馬運，據武功、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。亮每患糧不繼，使己志不伸，是以分兵屯田，爲久住之基。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相持百餘日。其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于

軍時年五十四。及軍退，宣王案行其營壘處，所曰：「天下奇才也。」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爲墳，冢足容棺，斂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詔策曰：「惟君體資文武，明叡篤誠，受遺託孤，匡輔朕躬，繼絕興微，志存靖亂。爰整六師，無歲不征，神武赫赫，威震八荒。將建殊功於季漢，參伊周之巨勳。如何不用，事臨垂克，瘳疾隕喪。朕用傷悼，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，紀行命謚，所以光昭將來，刊載不朽。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永相武鄉侯印綬，謚君爲忠武侯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寵榮，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」初，亮自表後主曰：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」及卒，如其所言。

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。推演兵法，作八陣圖，咸得其要云。亮言教書奏，多可觀，別爲一集。景耀六年，秦詔爲亮立廟於沔陽。秋，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，至漢川，祭亮之廟，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。亮弟均，官至長水校尉。亮子瞻嗣爵。

諸葛氏集目錄

開府作牧第一，權制第二，南征第三，北出第四，計算第五，訓厲第六，綜覈上第七，綜覈下第八，雜言上第九，雜言下第十，貴和第十一，兵要第十二，傳運第十三，與孫權書第十四，與諸葛瑾書第十五，與孟達書第十六，廢李平第十七，法檢上第十八，法檢下第十九，科令上第二十，科令下第二十一，軍令上第二十二，軍令中第二十三，軍令下第二十四。

右二十四篇，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

臣壽等言：「臣前在著作郎侍中，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，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，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。亮毗佐微國，負阻不賓，然猶存錄其言，恥善有遺，誠是大晉光明至德，澤被無垠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有倫也。輒刪除複重，隨類相從，凡爲二十四篇，篇名如右。亮少有逸羣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，時人異焉。遭漢末擾亂，隨叔父玄避難荆州，躬耕于野，不求聞達。時左將軍劉備，以亮有殊量，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。亮深謂備雄姿傑出，遂解帶寫誠，厚相結納。及魏武帝南征荆州，劉琮舉州委質，而備失勢，衆寡無立錐之地。亮時年二十七，乃建奇策，身使孫權，求援吳會。權既宿服仰備，又覩亮奇雅，甚敬重之，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。備得用，與武帝交戰，大破其軍，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後備又西取益州。益州既定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備稱尊號，拜亮爲丞相，錄尙書事。及備殂沒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。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當此之時，亮之素志，進欲龍驤虎視，苞括四海；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。又自以爲無身之日，則未有能蹈涉中原，抗衡上國者。是以用兵不戢，屢耀其武。然亮才於治戎爲長，奇謀爲短，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，而所與對敵，或值人傑。加衆寡不侔，攻守異體，故雖連年動衆，未能有克。昔蕭何薦韓信，管仲舉王子城父，皆忖己之長，未能兼有故也。亮之器能政理，抑亦管、蕭之亞匹也。而時之名將，無城父、韓信，故使功業陵遲，大義不及邪。蓋天命有歸，不可以智力爭也。青龍二年春，亮帥衆出武功，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。其秋病卒，黎庶追思，以爲口實。至今梁、益之民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。雖甘棠之詠召公，

鄭人之歌子產，無以遠譬也。孟軻有云：「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」信矣。論者或怪亮文彩不黠，而過於丁寧周至。臣愚以爲咎繇，大賢也。周公，聖人也。考之尙書，咎繇之謨略而雅，周公之詰煩而悉，何則？咎繇與舜禹共談，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。亮所與言，盡衆人凡士，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。然其聲教遺言，皆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于文墨，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。伏惟陛下，邁縱古聖，蕩然無忌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，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謹錄寫上詣著作，臣壽誠惶，誠恐頓首，頓首，死罪，死罪。」秦始十年，二月，一日，癸巳，平陽侯相臣陳壽上。

喬字伯松，亮兄瑾之第二子也。本字仲慎，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，而性業過之。初，亮未有子，求喬爲嗣，瑾啓孫權遣喬來西。亮以喬爲己適子，故易其字焉。拜爲駙馬都尉，隨亮至漢中。年二十五，建興元年卒。子攀，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，亦早卒。諸葛恪見誅於吳，子孫皆盡，而亮自有胃裔，故攀還復爲瑾後。

瞻字思遠。建興十二年，亮出武功，與兄瑾書曰：「瞻今已八歲，聰慧可愛，嫌其早成，恐不爲重器耳。」年十七，尙公主，拜騎都尉。其明年，爲羽林中郎將，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，加軍師將軍。瞻工書畫，強識念。蜀人追思亮，咸愛其才敏。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，雖非瞻所建倡，百姓皆傳相告曰：「葛侯之所爲也。」是以美聲溢譽，有過其實。景耀四年，爲行都護衛將軍，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。六年冬，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，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，瞻督諸軍至涪亭。前鋒破退，還住縣竹。艾遣書誘瞻曰：「若降者，必表爲琅邪王。」瞻怒，斬艾使，遂戰，大敗，臨陣死。時年三十七。衆皆離散，艾長驅至成都，瞻長子尙，與瞻俱沒。次子京及攀子顯等，咸熙元年内移。

河東。

董厥者，丞相亮時爲府令史。亮稱之曰：「董令史，良士也。吾每與之言，思慎宜適。」徙爲主簿。亮卒後，稍遷至尚書僕射，代陳祗爲尚書令，遷大將軍，平臺事，而義陽樊建代焉。延熙二十四年，以校尉使吳，值孫權病篤，不自見建。權問諸葛恪曰：「樊建何如宗預也？」恪對曰：「才識不及預，而雅性過之。」後爲侍中，尚書令。自瞻、厥、建、統、事，姜維常征伐在外，宦人黃皓竊弄機柄，咸其將護，無能匡矯。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。蜀破之明年春，厥、建俱詣京都，同爲相國參軍。其秋，並兼散騎常侍，使蜀慰勞。

評曰：「諸葛亮之爲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。盡忠益時者，雖讎必賞；犯法怠慢者，雖親必罰；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。游辭巧飾者，雖輕必戮。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。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僞不齒。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。刑政雖峻，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材，管、蕭之亞匹矣。然連年動衆，未能成功，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歟！」

戒子

夫君子之行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德。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甯靜無以致遠。夫學須靜也，才須學也；非學無以廣才，非靜無以成學。慆慢則不能研精，險躁則不能理性。年與時馳，意與歲去，遂成枯落，悲嘆窮廬，將復何及也！

魯肅孔明辭了玄德、劉琦，登舟望柴桑郡來。二人在舟中共議，魯肅謂孔明曰：「先生見孫將軍，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。」孔明曰：「不須子敬叮嚀，亮自有對答之語。」及船到岸，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，先自往見孫權。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，聞魯肅回，急召入。問曰：「子敬往江夏體探虛實若何？」肅曰：「已知其略，尙容徐稟。」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：「操昨遣使齎文至此，孤先發遣來使，現在會衆商議未定。」肅接檄文觀看，其略曰：「孤近承先帝奉詔伐罪，旄麾南指，劉琮束手，荆襄之民，望風歸順。今統雄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，共伐劉備，同分土地，永結盟好。幸勿觀望，速賜回音！」

魯肅看畢，曰：「主公尊意若何？」權曰：「未有定論。」張昭曰：「曹操擁百萬之衆，借天子之名，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順。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既得荊州，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，勢不可敵。以愚之計，不如納降爲萬安之策。」衆謀士皆曰：「子布之言正合天意。」孫權沈吟不語。張昭又曰：「主公不必多疑，如降操則東吳民安，江南六郡可保矣。」孫權低頭不語。

須臾，權起更衣。魯肅隨於權後，權知肅意，乃執肅手而言曰：「卿欲如何？」肅曰：「恰纔衆人所言，深誤將軍。衆人皆可降曹操，惟將軍不可降曹操。」權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肅曰：「如肅等降操，當以肅還鄉黨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將軍降操，欲安所歸乎？位不過封侯，車不過一乘，騎不過一匹，從不過數人，豈得南面稱孤哉？衆人之意，各爲

自己不可聽也。將軍宜早定大計。權歎曰：「諸人議論，大失孤望。子敬開說大計，正與吾見相同。此天以子敬賜我也。但操新得袁紹之衆，近又得荊州之兵，恐勢大難以抵敵。」肅曰：「肅至江夏，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，主公可問之，便知虛實。」權曰：「臥龍先生在此乎？」肅曰：「現在館驛中安歇。」權曰：「今日天晚，且未相見，來日聚文武於帳下，先教見我江東英俊，然後升堂議事。」肅領命而去。

次日，至館驛中見孔明，又囑曰：「今見我主，切不可言曹操兵多！」孔明笑曰：「亮自見機而變，決不有誤。」肅乃引孔明至幕下。蚤見張昭、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，冠博帶，整衣而坐，孔明逐一相見，各問姓名，施禮已畢，坐於客位。張昭等見孔明豐神飄灑，器宇軒昂，料道此人必來遊說。張昭先以言挑之曰：「昭乃江東微末之士，久聞先生高臥隆中，自比管樂，此語果有之乎？」孔明曰：「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」昭曰：「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爲如魚得水，思欲席捲荆襄。今一旦以屬曹操，未審是何主見？」孔明自思，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，若不先難倒他，如何說得孫權，遂答曰：「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，不忍奪同宗之基業，故力辭之。劉琮孺子，聽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別有良圖，非等閒可知也。」昭曰：「若此，是先生言行相違也。先生自比管樂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；樂毅扶持微弱之燕，下齊七十餘城；此二人者，真濟世之才也；先生在草廬之中，但笑傲風月，抱膝危坐，今既從事劉豫州，當爲生靈興利除害，剿滅亂賊；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，尚且縱橫寰宇，割據城池，今得先生，人皆仰望，雖三尺童蒙，亦謂彪虎生翼，將見漢室復興，曹氏即滅矣，朝廷舊臣，山林隱士，無不拭目而待，以爲拂高天之雲翳，仰日月之光輝，拯民於

水火之中，措天下於衽席之上，在此時也。何先生自歸豫州，曹兵一出，棄甲拋戈，望風而竄。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，乃棄新野，走樊城，敗當陽，奔夏口，無容身之地。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，反不如其初也。管仲樂毅，果如是乎？愚直之言，幸勿見怪！」

孔明聽罷，啞然而笑曰：「鵬飛萬里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！譬如人染沈疴，當先用糜粥以飲之，和藥以服之，待其腑臟調和，形體漸安，然後用肉食以補之，猛藥以治之，則病根盡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若不待氣脈和緩，便投以猛藥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誠爲難矣。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，寄跡劉表，兵不滿千，將止關、張、趙雲而已，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。新野山僻小縣，人民稀少，糧食鮮薄，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，豈真將坐守於此耶！夫以甲兵不完，城郭不固，軍不經練，糧不繼日，然而博望燒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、曹仁輩心驚膽裂，竊謂管仲、樂毅之用兵，未必過此。至於劉琮降操，豫州實出不知，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，此真大仁大義也。當陽之敗，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，扶老攜幼相隨，不忍棄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進取江陵，甘與同敗，此亦大仁大義也。寡不敵衆，勝負乃其常事，昔高皇數敗於項羽，而後下一戰成功，此非韓信之良謀乎？夫信久事高皇，未嘗累勝，蓋國家大計，社稷安危，是有主謀，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，坐議立談，人不可及。臨機應變，百無一能，誠爲天下笑耳。」這一篇言語，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。

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：「今曹公屯兵百萬，將列千員，龍驤虎視，平吞江夏，公以爲何如？」孔明視之，乃虞翻也。孔明曰：「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，劫劉表烏合之衆，雖數百萬，不足懼也。」虞翻冷笑曰：「軍敗於當陽，計窮於

夏口，區區求救於人，而猶言不懼，此真大言欺人也！」孔明曰：「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，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，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時也；今江東兵精糧足，且有長江之險，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，不顧天下恥笑，由此論之，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！」虞翻不能對。

座間又一人問曰：「孔明欲效儀、秦之舌，游說東吳耶？」孔明視之，乃步騭也。孔明曰：「步子山以蘇秦、張儀爲辯士，不知蘇秦、張儀亦豪傑也。蘇秦佩六國相印，張儀兩次相秦，皆有匡扶人國之謀，非比畏強凌弱，懼刀避劍之人也。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，便畏懼請降，敢笑蘇秦、張儀乎！」步騭默然無語。

忽一人問曰：「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？」孔明視之，乃薛綜也。孔明答曰：「曹操乃漢賊也，又何必問！」綜曰：「公言差矣。漢傳世至今，天數將終，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，人皆歸心，劉豫州不識天時，強欲與爭，正如以卵擊石，安得不敗乎！」孔明厲聲曰：「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！夫人生天地間，以忠孝爲立身之本，公既爲漢臣，則見有不臣之人，當誓共戮之，臣之道也。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，不思報效，反懷篡逆之心，天下之所共憤，公乃以天數歸之，真無父無君之人也！不足與語，請勿復言！」薛綜滿面羞慚，不能對答。

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：「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猶是相國曹參之後。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，卻無可稽考，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夫耳，何足與曹操抗衡哉？」孔明視之，乃陸績也。孔明笑曰：「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，請安坐，聽吾一言！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，則世爲漢臣矣，今乃專權肆橫，欺凌君父，是不惟無君，亦且蔑祖，不惟漢室之亂臣，亦曹氏之賊子也。劉豫州堂堂帝胄，當今皇帝按譜賜爵，何云無可稽考？且高祖起身亭長，而終

有天下，織蓆販履，又何足爲辱乎！公小兒之見，不足與高士共語。」陸績語塞。

座上一人忽曰：「孔明所言，皆強詞奪理，均非正論，不必再言。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？」孔明視之，乃嚴峻也。孔明曰：「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興邦立事！且古耕莘伊尹，釣渭子牙，張良、陳平之流，鄧禹、耿弇之輩，皆有匡扶宇宙之才，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，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，數黑論黃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」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。

忽又一人大聲曰：「公好爲大言，未必真有實學，恐適爲儒者所笑耳！」孔明視其人，乃汝南程德樞也。孔明答曰：「儒有君子小人之別。君子之儒，忠君愛國，守正惡邪，務使澤及當時，名留後世；若夫小人之儒，惟務雕蟲，專工翰墨，青春作賦，皓首窮經，筆下雖有千言，胸中實無一策！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，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閣而死，此所謂小人之儒也，雖日賦萬言，亦何取哉！」程德樞不能對。

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，盡皆失色。時座上張溫、賈詡二人，又欲問難，忽一人自外而入，厲聲言曰：「孔明乃當世奇才，君等以唇舌相難，非敬客之禮也。曹操大兵臨境，不思退敵之策，乃徒鬪口耶！」衆視其人，乃零陵人姓黃名蓋，字公覆，現爲東吳糧官。當時黃蓋謂孔明曰：「愚聞多言獲利，不如默而無言，何不將金石之論爲我主言之。乃與衆人辯論也？」孔明曰：「諸君不知世務，互相問難，不容不答耳。」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，正遇諸葛瑾、孔明施禰，瑾曰：「賢弟既到江東，如何不來見我？」孔明曰：「弟既事劉豫州，理宜先公後私，公事未畢，不敢及私，望兄見諒！」瑾曰：「賢弟見過吳侯，卻來敘話。」說能自去。魯肅曰：「適間所囑，不可有誤。」孔明點頭應。

諾。引至堂上，孫權降階而迎，優禮相待。施禮畢，賜孔明坐，衆文武分兩行而立。魯肅立於孔明之側，只看他講話。

孔明致玄德之意畢，偷眼看孫權，碧眼紫鬚，堂堂一表。孔明暗思：「此人相貌非常，只可激，不可說；等他間時，用言激之便了。」獻茶已畢，孫權曰：「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，今幸得相見，敢求教益！」孔明曰：「不才無學，有辱明問。」

權曰：「足下近在新野，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，必深知彼軍虛實。」孔明曰：「劉豫州兵微將寡，更兼新野城小無糧，安能與曹操相持？」權曰：「曹兵共有多少？」孔明曰：「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。」權曰：「莫非詐乎？」孔明曰：「非詐也。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，平了袁紹，又得五六十萬，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，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，以此計之，不下一百五十萬，亮以百萬言之，恐驚江東之士也。」魯肅在旁，聞言失色，以目視孔明，孔明只做不見。權曰：「曹操部下戰將，還有多少？」孔明曰：「足智多謀之士，能征慣戰之將，何止一二千人。」

權曰：「今曹操平了荊楚，復有遠圖乎？」孔明曰：「即今沿江下寨，準備戰船，不欲圖江東，待取何地！」權曰：「若彼有吞併之意，戰與不戰，請足下爲我一決。」孔明曰：「亮有一言，但恐將軍不肯聽從。」權曰：「願聞高論！」孔明曰：「向者宇內大亂，故將軍起江東，劉豫州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除大難，略已平矣，近又新破荊州，威震海內，縱有英雄，無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願將軍量力而處之。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，不

如早與之絕，若其不能，何不從衆謀士之論，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？」權未及答，孔明又曰：「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內懷疑貳之見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降操？」孔明曰：「昔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况劉豫州帝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仰慕，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又安能屈處人下乎！」孫權聽了孔明

此言不覺勃然變色，拂衣而起，退入後堂。衆皆哂笑而散。

魯肅責孔明曰：「先生何故出此言？幸是吾主寬洪大度，不卽面責，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！」孔明仰面笑曰：「何如此不能容物耶？我自破曹之計，彼不問我，我故不言。」肅曰：「果有良策，肅當請主公求教。」孔明曰：「吾視曹操百萬之衆，如蟻蟻耳，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齏粉矣！」肅聞言，便入後堂見孫權。權怒氣未息，顧謂肅曰：「孔明欺吾太甚！」肅曰：「臣亦以此責孔明，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。破曹之策，孔明不肯輕言，主公何不求之！」權曰：「權曰噴作喜曰：『原來孔明有良謀，故以言詞激我；我一時淺見，幾誤大事。』」便同魯肅重復出堂，再請孔明敘話。

權見孔明，謝曰：「適來冒瀆威嚴，幸勿見罪！」孔明亦謝曰：「亮言語冒犯，望乞恕罪！」權邀孔明入後堂，置酒相待。數巡之後，權曰：「曹操平生所惡者，呂布、劉表、袁紹、袁術、豫州與孤耳，今數雄已滅，獨豫州與孤尚存，孤不能以全吳之地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，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收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」孔明曰：「豫州雖新收，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，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；曹操之衆，遠來疲憊，近追豫州，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；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；荊州士民附操者，迫於勢耳，非本心也；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必北還，則荆、吳之勢強，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唯將軍裁之！」權大悅曰：「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吾意已決，更無他疑。卽日商議起兵，共滅曹操。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，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。

火燒赤壁

羅貫中

一日，水軍都督毛玠、于禁，詣曹操帳下，請曰：「大小船隻，俱已配搭連鎖停當。旌旗戰具，一一齊備。請丞相調遣，刺日進兵。」操至水軍中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旗號。水軍中央黃旗，毛玠、于禁；前軍紅旗，張郃；後軍皂旗，呂虔；左軍青旗，文聘；右軍白旗，呂通；馬步前軍紅旗，徐晃；後軍皂旗，李典；左軍青旗，樂進；右軍白旗，夏侯淵。水陸路都相應。使夏侯惇、曹洪護衛往來監戰，使許褚、張遼其餘驍將，各依隊伍。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擂三通，各隊伍戰船，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衝破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鎗使刀，前後左右，各軍旗旛不雜。又有小船五十餘隻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於將臺之上，觀看調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爲必勝之法，教且收住帆帳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帳，謂衆謀士曰：「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鳳雛妙計？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」程昱曰：「船皆連鎖，固是穩平，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迴避，不可不防。」曹操大笑曰：「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卻還有見不到處。」荀攸曰：「仲德言甚是，丞相何故笑之？」操曰：「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，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於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？若是十月小春之時，吾早已提備矣。」諸將皆拜伏曰：「丞相高見，衆人不及！」操顧諸將曰：「青、徐、燕代之衆，不慣乘舟，今非此計，安能涉大江之險？」只見班部中，二將挺身出曰：「小將雖幽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願借巡船二十隻，直至北江口，擊旗鼓而還，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。」操視之，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、張南也。操曰：「汝等皆生長北方，

恐乘舟不便。江南之兵，往來水上，習練精熟，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。」焦觸、張南大叫曰：「如其不勝，甘受軍法。」操曰：「戰船盡已連鎖，惟有小舟，每舟可容二十人，只恐未便接戰。」觸曰：「若用大船，何足爲奇？乞付小舟二十餘隻。某與張南，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接江南水寨，須要奪旗斬將而還。」操曰：「吾與汝二十隻船，差撥精銳軍五百人，皆長槍硬弩。到來日天明，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遠爲之勢；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。」焦觸、張南欣喜而退。次日，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已定，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，船皆出寨，分布水面。長江一帶，青紅旗號交雜。焦觸、張南領哨船二十隻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進發。

卻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，遙望曹操調練水軍，探人事報知周瑜。瑜往山頂觀之，操軍已收回。次日，忽聞鼓聲震天，軍士急登高觀望，見有小船衝波而來，飛報中軍。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。韓當、周泰二人齊出曰：「某當權爲先鋒破敵。」瑜喜，傳令各寨嚴加守禦，不可輕動。韓當、周泰，各引哨船五隻，分左右而出。

卻說焦觸、張南，憑一勇之氣，飛棹小船而來。韓當胸披掩心，手執長槍，立於船頭。焦觸船先到，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射來。常用牌遮隔。焦觸撚長槍與韓當交鋒。當手起一槍，刺死焦觸。張南隨後大叫趕來；隔斜裏周泰船出。張南挺鎗立於船頭，兩旁弓矢亂射；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。兩船相離七八尺，泰即飛身一躍，直躍過張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張南於水中；亂殺駕舟軍士。乘船飛棹急回。韓當、周泰催船追趕，到半江中，恰與文聘船相迎。兩邊便擺定船廝殺。

卻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，遙望江北水面艦幢戰船，排滿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；回看文聘與韓當、周泰

相持。韓當奮力攻擊，文聘抵敵不住，回船而走。韓、周二入急催船追趕，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，便將白旗招颺，令衆鳴金。二人乃揮棹而回。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，盡入水寨。瑜顧衆將曰：「江北戰船，如蘆葦之密；操又多謀，當用何計以破之？」衆未及對，忽見曹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「此不祥之兆也。」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刮起旗角，於周瑜臉上拂過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口吐鮮血。諸將急救起時，卻早已不省人事。左右立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相顧曰：「江北百萬之衆，虎踞鯨吞，不料都督如此；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」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卻說魯肅見周瑜臥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猝病之事。孔明曰：「公以爲如何？」肅曰：「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」肅曰：「誠如此，則國家萬幸。」卽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入見周瑜。瑜以被蒙頭而臥。肅曰：「都督病勢若何？」周瑜曰：「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」肅曰：「服何藥餌？」瑜曰：「心中嘔逆，藥不能入。」肅曰：「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現在帳外，煩來醫治如何？」瑜命請入。教左右扶起，坐於牀上。孔明曰：「連日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！」瑜曰：「一人有旦夕禍福，豈能自保！」孔明笑曰：「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豈能料乎？』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曰：「都督心中，似覺煩積否？」瑜曰：「然。」孔明曰：「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」瑜曰：「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」孔明曰：「須先理其氣，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」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，曰：「欲得順氣，當服何藥？」孔明曰：「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」瑜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十六字曰：「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」寫畢，遞與周瑜。

曰：「此都督病源也。」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「孔明，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，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」乃笑曰：「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用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七星壇，高九尺，作二層。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幡圍繞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」瑜曰：「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」孔明曰：「十一月二十日，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，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」瑜聞言，大喜，巽然而起，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，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，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；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布蒼龍之形。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，作玄武之勢。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、婁、昂、畢、觜、參，踞白虎之威。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軫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髮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裙。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用鷄羽爲葆，以招風信。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繫七星號帶，以表風色。後左立一人，捧寶劍。後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旌旗寶蓋，大戟長戈，黃旄白鉞，朱旛皂纛，環繞四面。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髮，來到壇前，分付魯肅曰：「子敬，自往軍中，相助公瑾調兵，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」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「不許擅離方位；不許交頭接耳；不許失口亂言；不許失驚打怪；如違令者斬。」衆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盂，仰天暗祝；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卻並

不見有東南風。

且說周瑜請程普、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；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——船頭密布大釘；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，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。——在浪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、闕澤窩盤蔡和、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；周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泄不通，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「吳侯船隻，離寨八十餘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」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「俱各收拾船隻，軍器、帆、櫓等物。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，倘違誤，卽按軍法！」衆兵將得令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，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「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」肅曰：「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」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旛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帶竟飄西北，霎時間東南風大起。瑜駭然曰：「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，鬼神不測之術，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！及早殺卻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」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將：「各帶一百人，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，休問長短，拏住諸葛亮，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」二將領命。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，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弩手，各跨征駒，往南屏山來，於路上正迎着東南風起。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，答曰：「恰纔下壇去了。」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，二人聚於江邊。小卒報曰：「昨晚一隻快船，停在前灘口，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，那船望上水去了。」丁奉、徐盛，便分水陸兩路追覓。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

而駛；遙望前船不遠。徐盛在船頭上高呼大叫：「軍師休去，都督有請。」只見孔明立那船尾，大笑曰：「上覆都督，好好用兵。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」徐盛曰：「請暫少住，有要緊話說。」孔明曰：「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。」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去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，立於船尾大叫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，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兩家失了和氣，教你知我手段！」言訖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，那篷墮下落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，言曰：「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；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汝知他當陽長坂坡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」於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周瑜大驚曰：「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。」魯肅曰：「且待破曹之後，卻再圖之。」肅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「帶了蔡中並降卒，沿南岸而走。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，深入軍中，舉火爲號。只搭下蔡和一人，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」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「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爲號。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」這兩隊兵最遠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，去烏林接應甘寧，焚燒曹兵寨柵。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接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起火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，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，往漢陽接應董襲。六隊船隻，各自分路去了。卻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，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

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艫艫上督戰。徐盛、丁奉爲左右護衛；只留魯肅共闕澤及衆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

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爲先鋒，直抵蘄、黃地面進兵。吳侯自爲後應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砲，南屏山舉旗號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卻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衆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甚緊，程昱入告曹操曰：「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提防。」操笑曰：「冬至一陽生，來復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爲怪！」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。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「周瑜關防得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連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，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三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卽送糧船也。」操大喜，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，卽叫無罪。瑜曰：「汝是何等人，敢來詐降，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。」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「汝家闕澤，甘甯亦曾與謀。」瑜曰：「此乃吾之所使也。」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，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下，獨披掩心，手提利刃，旂上大書「先鋒黃蓋」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，操在軍中，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爲得志。忽一軍士指說：「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」操凭高望之，報稱：「皆插青龍牙旗，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。」操笑曰：「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。」來船

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「來船必詐，且休教進寨。」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程昱曰：「糧在船中，必穩重，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，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」操省悟，便問：「誰去止之？」文聘曰：「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」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「丞相鈞旨，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」衆軍齊喝：「快下了篷。」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，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，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煙焰障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。操寨中船隻，一時盡着，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。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忽一小脚船，扶曹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，已自着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。」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着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，那裏聽得弓弦響，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

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尋得馬匹走時，軍已大亂。韓當冒煙突火，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「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」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「公義救我。」當曰：「此黃公覆也。」急叫救起。見黃蓋負箭着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入肉內，韓當急爲脫去濕衣，用刀剜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，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却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，左邊是韓當、蔣欽兩軍，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、陳武兩軍，從赤壁東邊

殺來；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，此正是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着鎗中箭，火焚，水溺者，不知其數。

謁武侯廟文

王十朋

丞相志武，蜀之伊呂。高卧南陽，悲吟梁甫。草廬之中，三顧先主。將漢是興，非劉曷與。君臣魚水，蛟龍雲雨。才十曹丕，志小寰宇。假令無死，師一再舉。吳魏可吞，禮樂可許。甯使英雄，墮淚今古。將略非長，庸史之語。某受命天子，來帥茲土。夢觀八陣，果至夔府。廟貌僅存，風流可親。旁有關張一龍二虎，安得斯人，以消外侮。

初，魯肅聞劉表卒，言於孫權曰：『荊州與國鄰接，江山險固，沃野萬里，士民殷富。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劉表新亡，二子不協，軍中諸將，各有彼此。劉備天下梟雄，與操有隙，寄寓於表，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。若備與彼協心，上下齊同，則宜撫安，與結盟好。如有離違，宜別圖之，以濟大事。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，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。及說備使撫表衆，同心一意，共治曹操，備必喜而從命。如其克諧，天下可定也。今不速往，恐爲操所先。』權即遣肅行。到夏口，聞操已向荊州，晨夜兼道。比至南郡，而琮已降，備南走。肅徑迎之，與備會於當陽長坂。肅宣權旨，論天下事勢，致殷勤之意。且問備曰：『豫州今欲何至？』備曰：『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，欲往投之。』肅曰：『孫討虜聰明仁惠，敬賢禮士；江表英雄，咸歸附之；已據有六郡，兵精糧多，足以立事。今爲君計，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，以共濟世業。而欲投吳巨，巨是凡人，偏在遠郡，行將爲人所併，豈足託乎？』備甚悅。肅又謂諸葛亮曰：『我子瑜友也。』卽共定交。子瑜者，亮兄瑾也，避亂江東，爲孫權長史。備用肅計，進住鄂縣之樊口。

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。諸葛亮謂劉備曰：『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』遂與魯肅俱詣孫權。亮見權於柴桑，說權曰：『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江東，劉豫州收衆漢南，與曹操共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。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願將軍量力而處之。若能以吳越之衆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。若不能，何不按兵東甲，北面而事之。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』權曰：『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』亮曰：『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。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？』權勃然曰：『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，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』亮曰：『豫州軍雖敗於長坂，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敝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：『必蹶上將軍。』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，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，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。如此，則荊、吳之

勢強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『權大悅，與其羣下謀之。』

是時曹操遺權書曰：『近者奉辭伐罪，旌麾南指，劉琮束手。今治水軍八十萬衆，方與將軍會獵於吳。』權以示臣下，莫不響震失色。長史張昭等曰：『曹公，豺虎也。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爲辭。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。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得荊州，奄有其地。劉表治水軍，蒙衝鬪艦，乃以千數。操悉浮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陸俱下。此爲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；而勢力衆寡，又不可論。愚謂大計不如迎之。』魯肅獨不言。權起更衣，肅追於宇下。權知其意，執肅手曰：『卿欲何言？』肅曰：『向察衆人之議，專欲誤將軍，不足與圖大事。今肅可迎操耳，如將軍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肅迎操，操當以肅還付鄉黨，品其名位，猶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將軍迎操，欲安所歸乎？願早定大計，莫用衆人之議也。』權歎息曰：『諸人持議，甚失孤望。今卿廓開大計，正與孤同。』時周瑜受使至番陽，肅勸權召瑜還。瑜至，謂權曰：『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漢賊也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當橫行天下，爲漢家除殘去穢。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邪？請爲將軍籌之：今北土

未平，馬超、韓遂尙在關西，爲操後患。而操舍鞍馬，仗舟楫，與吳、越爭衡。今又盛寒，馬無藁草，驅中國士衆，遠涉江湖之間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數者，用兵之患也。而操皆冒行之。將軍禽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數萬人，進住夏口，保爲將軍破之。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。徒忌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尙存，孤與老賊，勢不兩立。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。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因拔刀斫前奏案，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。」乃罷會。是夜，瑜復見權曰：「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，而各恐懼，不復料其虛實，便開此議，甚無謂也。今以實校之，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，且已久疲。所得表衆，亦極七八萬耳，尙懷狐疑。夫以疲病之卒，御狐疑之衆，衆數雖多，甚未足畏。瑜得精兵五萬，自足制之，願將軍勿慮！」權撫其背曰：「公瑾，卿言至此，甚合孤心。子布、元表諸人，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。獨卿與子敬，與孤同耳。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五萬兵難卒合，已選三萬人，船糧戰具俱辦。卿與子敬、程公，便在前發；孤當繼發人衆，多載資糧，爲卿後援。卿能辦之者，誠快，邂逅不如意，便還就孤，孤當與孟德決之。」遂以周瑜、程普爲左右督，將兵與備并力逆操；以魯肅爲贊軍校尉，助畫方略。

劉備在樊口，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。吏望見瑜船，馳往白備。備遣人慰勞之。瑜曰：『有軍任，不可得委署，儻能屈威，誠副其所望。』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：『今拒曹公，深爲得計。戰卒有幾？』瑜曰：『三萬人。』備曰：『恨少。』瑜曰：『此自足用，豫州但觀瑜破之。』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。瑜曰：『受命不得妄委署，若欲見子敬，可別過之。』備深愧喜。

進與操遇於赤壁。時操軍衆已有疾疫，初一交戰，操軍不利，引次江北。瑜等在南岸。瑜部將黃蓋曰：『今寇衆我寡，難於持久。操軍方連船艦，首尾相接，可燒而走也。』乃取蒙衝鬪艦十艘，載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旌旗，豫備走舸，繫於其尾。先以書遺操，詐云欲降。時東南風急，蓋以十艦最著前，中江舉帆，餘船以次俱進。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，指言蓋降。去北軍二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船往如箭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上營落。頃之，煙炎張天，人馬燒溺死者甚衆。瑜等率輕銳繼其後，擂鼓大震，北軍大壞。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。羸兵爲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死者甚衆。劉備、周瑜水陸並進，追操至南郡，時操軍兼以飢疫，死者大半。操乃

留征南將軍曹仁，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，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，引軍北還。

周瑜、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，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，往即得其城，因入守之。益州將龔肅舉軍降，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。蒙盛稱「肅有膽用，且慕化遠來，於義宜益，不宜奪也。」權善其言，還肅兵。曹仁遣兵圍甘寧，寧困急，求救於周瑜。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，呂蒙謂周瑜、程普曰：「留凌公績於江陵，蒙與君行，解圍釋急，勢亦不久，蒙、保公績能十日守也。」瑜從之，大破仁兵於夷陵，獲馬三百匹而還，於是將士形勢自倍。瑜乃渡江屯北岸，與仁相拒。

詠懷古迹二首

杜甫

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遺像肅清高。三分割據紆籌策，萬古雲霄一羽毛。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運移漢祚終難復，志決身殲軍務勞。

蜀主寇吳幸三峽，崩年亦在永安宮。翠華想像空山裏，玉殿虛無野寺中。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歲時伏臘走村翁。武侯祠屋長鄰近，一體君臣祭祀同。

治國之政，其猶治家。治家者務立其本，本立則末正矣。夫本者，倡始也；末者，應和也。倡始者，天地也；應和者，萬物也。萬物之事，非天不生，非地不長，非人不成。故人君舉措應天。若北辰爲之主，台輔爲之臣佐，列宿爲之官屬，衆星爲之人民。是以北辰不可變改，台輔不可失度，列宿不可錯繆，此天之象也。故立臺榭以觀天文，郊祀逆氣以配神靈，所以務天之本也。耕農社稷，山林川澤，祀祠祈福，所以務地之本也。庠序之禮，八佾之樂，明堂辟雍，高墻宗廟，所以務人之本也。故本者，經常之法，規矩之要；圓鑿不可以方柄，鉛刀不可以砍伐。此非常用之事，不能成其功；非常用之器，不可成其巧。故天失其常，則有逆氣；地失其常，則有枯敗；人失其常，則有患害。經曰：『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。』此之謂也。

武侯祠

杜甫

丞相祠堂何處尋？
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階碧草自春色，
隔葉黃鸝空好音。
三顧頻驚天下計，
兩朝開濟老臣心。
出師未捷身先死，
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
治人

諸葛亮

治人之政，謂道之風化，陳示所以也。故經云：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。日月之明，衆下仰之；乾坤之廣，萬物順之。是以堯舜之君，遠夷貢獻；桀紂之君，諸夏背叛。非天移動其人，是乃上化使然也。故治人猶如養苗，先去其穢。故國之將興，而伐於國；國之將衰，而伐於山。明君之治，務知人之所患。早服之吏，小國之臣。故曰：早服無所不尅，莫知其極；尅食於民，而人有饑乏之變，則生亂逆。唯勸農業，無奪其時；唯薄賦歛，無盡民財。如此，富國安家，不亦宜乎？

夫有國有家者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故唐虞之政，利人相逢。用天之時，分地之利，以備兇年。秋有餘糧，以給不足。天下通財，路不拾遺，民無去就。故五霸之世，不足者奉於有餘。故今諸侯好利，利興民爭，災害並起，疆弱相侵；躬耕者少，未作者多；民如浮雲，手足不安。經云：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；不貴無用之物，使民心不亂。各理其職，是以聖人之政治也。古者齊景公之時，病民不奢侈，不遂禮制。周秦之官，去文就質。而勸民之有利也。夫作無用之器，聚無益之貨，金銀璧玉，珠璣翡翠，奇珍異寶，遠方所出，此非庶人之所用也。

錦綉纂組，綺羅綾縠，玄黃衣帛，此非庶人之所服也；雕文刻鏤，伎作之巧，難成之功，妨害農事，輜輶出入，袍裘索襪，此非庶人之所飾也；宮室堂殿，重門畫獸，蕭牆數仞，冢墓過度，竭財高尙，此非庶人之所居也。經云：庶人之所好者，唯躬耕勤苦，謹身節用，以養父母，制之以財，用之以禮，豐年不奢，凶年不儉，素有蓄積，以備其後。此治人之道，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？

武侯祠

王十朋

八陣圖旁丞相祠，風雲慘淡會當時。功成豈止三分漢，才大非惟十倍丕。渭上忽傳司馬走，蜀中長起卧龍思。我來再拜瞻遺像，淚滿襟如老杜詩。

武侯廟

卧龍起南陽，不為鼎一足；託名蜀丞相，相漢不相蜀。

治軍

諸葛亮

治軍之政，謂治邊境之事，匡救大亂之道，以威武爲政，誅暴討逆，所以存國家，安社稷之計。是以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。故含血之蟲，必有爪牙之用；喜則共戲，怒則相害。人無爪牙，故設兵革之器，以自輔衛。故國以軍爲輔，君以臣爲佐，輔彊則國安，輔弱則國危，在於所任之將也。非民之將，非國之輔，非軍之主，故治國以文爲政，治軍以武爲計。治國不可以不從外，治軍不可以不從內。內謂諸夏，外謂戎狄。戎狄之人，難以禮化，易以威服。禮有所任，威有所施，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，唐堯戰於丹浦之水，舜伐有苗，禹討有扈，自五帝三王，至聖之主，德化如斯，尙加之以威武。故兵者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夫用兵之道，先定其謀，然後乃施其事。審天地之道，察衆人之心，習兵革之器，明賞罰之理，觀敵衆之謀，視道路之險，別安危之處，占主客之情，知進退之宜，順機會之時，設守禦之備，彊征伐之勢，揚士卒之能，圖成敗之計，慮生死之事，然後乃可出軍任將，張擒敵之勢，此爲軍之略也。

夫將者，人之司命，國之利器。先定其計，然後乃行。其令若漂水暴流，其獲若鷹隼之

擊物；靜若弓弩之張，動如機關之發。所向者破，而勁敵自滅。將無思慮，士無氣勢，不齊其心而專其謀，雖有百萬之衆，而敵不懼矣。非讐不怨，非敵不戰。工非魯般之目，無以見其工巧；戰非孫武之謀，無以出其計運。夫計謀欲密，攻敵欲疾；獲若鷹擊，戰如河決，則兵未勞而敵自散，此用兵之勢也。故善戰者不怒，善勝者不懼。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，闇者先戰而後求勝。勝者隨道而修途，敗者斜行而失路，此逆順之計也。

將服其威，士專其力，勢不虛動，運如圓石，從高墜下，所向者碎，不可救止；是以無敵於前，無敵於後，此用兵之勢也。故軍以奇計爲謀，以絕智爲主。能柔能剛，能弱能強，能存能亡；疾如風雨，舒如江海；不動如泰山，難知如陰陽；無窮如地，充實如天；不竭如江河，終始如三光；生死如四時，衰旺如五行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。故軍以糧食爲本，兵以奇正爲始，器械爲用，委積爲備。故國困於貴買，貧於遠輸。攻不可再，戰不可三。量力而用，用多則費罷。去無益則國可甯也。罷去無能，則國可利也。夫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。故善攻者不以兵革，善守者不以城郭。是以高城深池，不足以爲固；堅甲銳兵，不足以爲彊。敵欲固守，攻其無備；敵欲興陣，出其不意。我往敵來，謹設所居；我起敵止，攻

其左右。量其合敵，先擊其實。不知守地，不知戰日，可備者衆，則專備者寡。以慮相備，彊弱相攻，勇怯相助，前後相赴，左右相趨，如常山之蛇，首尾俱到，此救兵之道也。故勝者全威，謀之於身，知地形勢，不可豫言。議之知其得失，詐之知其安危，計之知其多寡，形之知其生死，慮之知其苦樂，謀之知其善備。故兵從生擊死，避實擊虛，山陵之戰，不仰其高；水上之戰，不逆其流；草上之戰，不涉其深；平地之戰，不逆其虛；道上之戰，不逆其孤。此五者，兵之利，地之所助也。

夫軍成於用勢，敗於謀漏；饑於遠輸，渴於躬井；勞於煩擾，佚於安靜；疑於不戰，惑於見利；退於刑罰，進於賞賜；弱於見逼，強於用勢；困於見圍，懼於先至；驚於夜呼，亂於闇昧；迷於失道，窮於絕地；失於暴卒，得於預計。故立旌旗以視其目，擊金鼓以鳴其耳；設斧鉞以齊其心，陳教令以同其道；興賞賜以勸其功，行誅伐以防其僞。晝戰不相聞，旌旗爲之舉；夜戰不相見，火鼓爲之起。教令有不從，斧鉞爲之使。不知九地之便，則不知九變之道。天之陰陽，地之形名，人之腹心，知此三者，獲處其功，知其士，乃知其敵；不知其士，則不知其敵。不和其敵，每戰必殆。故軍之所擊，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，五間之道，軍之所親，將

之所厚；非聖智不能用，非仁賢不能使。五間得其情，則民可用，國可長保。故兵求生則備，不得已則鬪。靜以理安，動以理威，無恃敵之不至，恃吾之不可擊。以近待遠，以逸待勞，以飽待饑，以實待虛，以生待死，以衆待寡，以旺待衰，以伏待來，整整之旌，堂堂之鼓，當順其前，而覆其後。固其險阻，而營其表。委之以利，柔之以害，此治軍之道備矣。

為諸葛丞相請立祠表

習 隆

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，甘棠為之不伐；越人思范蠡之功，鑄金以存其像。自漢興以來，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。况亮德範遐邇，勳蓋季世，興王室之不壞，實斯人是賴。而燕嘗止於私門，廟像闕而其立。使百姓卷祭，戎彝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述在昔者也。今若畫順民心，則潰而無典；建之京師，又偪宗廟，此聖懷所以為疑也。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河陽，使所親屬，以時祀祭。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廟，斷其私祠，以崇正禮。

治亂之政，謂省官并職，去文就質也。夫綿綿不絕，必有亂結；纖纖不伐，必成妖孽。夫三綱不正，六紀不理，則大亂生矣。故治國者，圓不失規，方不失矩，本不失末。為政不失其道，萬事可成，其功可保。夫三軍之亂，紛紛擾擾，各惟其理。明君治其綱紀，政治當有先後：先理綱，後理紀；先理令，後理罰；先理近，後理遠；先理內，後理外；先理本，後理末；先理強，後理弱；先理大，後理小；先理身，後理人。是以理綱則紀張，理令則罰行，理近則遠安，理內則外端，理本則末通，理強則弱伸，理大則小行，理上則下正，理身則人敬。此乃理亂之道也。

勵士

諸葛亮

夫用人之道：

尊之以爵，

接之以禮，

畜息不倦，

先之以身，

小善必錄，

聽之以財，

勵之以言，

法令盡一，

後之以人，

小功必賞，

則士無不至矣。

則士無不死矣。

則士無不服矣。

則士無不勇矣。

則士無不勤矣。

自古創業之君，莫不以兵得天下，以兵失天下。夫何故？先能而後不能？蓋天下已定，傳之數世，承平日久，子孫驕逸，生於富貴之中，不知創業之艱難，不習軍旅，忽於用兵之道。或將非其人，不幸主昏臣恣，禍起蕭牆；或獨任成亂，王綱失政，四夷交侵；或中國悖叛，或荒淫酒色，恣縱情慾，不恤國事；或君弱臣強，政出多門，權臣擅命；是皆主上失御天下之道也。其所由來者漸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斯所以失天下之由也。

且創業之君，多起於布衣之間。親臨卒伍，被堅執銳；汗馬驅馳，兩軍相對，日不暇食；而又廣求賢俊，能用忠言；知無不爲，小心翼翼，惟恐有失；夙興夜寐，勤勞至甚，此所以能取勝於人者也。如前漢之高祖，後漢光武之類是也。若夫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亂，日新厥德，務求其賢，仁人在位，則無由而失也。

且夫國之大事，莫過於用兵。然用兵有則，可以取勝於人；苟不得其法，雖有百萬之卒，而能必勝者罕矣。然則有國之君，不可以不知兵；亦不可以全恃於兵，亦不可以不恃於兵。

夫兵者國之利器，不可以輕用於人。舉之有道，行之有則，故能取勝於人也。大則滅人之國，小則滅人之城。或外禦四夷，或討亂臣賊子，或鹵羣寇之叛，此國之必用而無疑者。是故嚴肅兵甲，以候征討，乃國之機也。且國以兵爲本，兵以將爲本，卒以將爲主，必欲強兵戰勝，固在用將得人；用將得人，然後可以威天下，服四夷，此有國之大本也。且夫治則用文，亂則用武，此理之必然。天下無事，當治之以文；天下有事，當治之以武。是故文武之道，不可以一日而無也。

書漢丞相武侯傳後

趙孟若

寰海生民等釜魚，	先生高卧意何如？	當時不是劉玄德，	三顧何因出草廬。
魚水相歡分最深，	肯因生死負初心；	鞠躬盡力王師老，	一片忠忱貫古今。
街亭忽遽兵初敗，	箕谷倉皇戰亦休；	漢解巴亡天莫助，	千年捲卷淚如流。
當時三顧起隆中，	自許匡時志略同，	萬古君臣一魚水，	生死不變見英雄。

夫強兵戰勝之道，其要有五：一曰，修甲；二曰，具卒乘；三曰，廣蓄積；四曰，練士卒；五曰，選良將。五者俱備，然後可以彊兵。且夫選將在於知人，知其才智，然後用之；如武王之用太公，高祖之用韓信是也。苟非其人，雖百萬之師，何益於用哉！且將有五德：軍有九地，兵有四機，戰有五勝，軍有九變。知之者必勝，不知者必敗。且謀爲貴，而勇爲次。兵以計爲本，多算勝，少算不勝。如有勇而無謀，勝之半也；有謀而無勇，亦勝之半也；有謀有勇，百勝之道也；無謀智，又無其勇，十戰九敗，而能勝者鮮矣。

孫武子云：夫兵者，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；近而示之遠，遠而示之近；彊而示之弱，弱而示之彊；利而誘之，亂而取之，實而備之，虛而擊之，怒而撓之，卑而驕之，佚而勞之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機，不可先傳也。又云：兵貴拙速，不在巧遲。救鬪者，不搏戟批角，搗虛自爲解耳。故善用兵者，避其來銳，擊其惰歸，以治待亂，以靜待動，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飢。是故軍有不擊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爭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智足以料敵，威足以率下，恩足以懷衆，施

令而下不敢犯，所向而兵寇敢敵，是將之道也。

且國有良將，則可以強兵；強兵則可以威天下，故雖太平，亦不可忘兵也。昔者明王內修文德，外修武備，防患於未然，何況亂離之世哉！

諸葛武侯論

胡寅

三國人才之盛，後世鮮及。然諸葛孔明，則高邁獨出。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，未易以私論，斯言當矣。孔明可亞於伊、傅，而以管、樂自許，謙志也。才與仲父等，而德則過之。或曰：方諸子房何如？曰：是殆難以優劣論也。然志士尚友，願希孔明，而未必為子房，此可為智者道耳！

君子有言，劉備敏於曹操，世多未喻。愚謂英雄豪傑，周遊中土，莫不以人才為急務。曹操下荆州，所得者韓嵩、蒯越、和洽、王粲之徒；而天下第一流，乃為玄德所有。吳、魏諸臣，無能與對。備敏操，殆謂是耶！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罷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德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府中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；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也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爲督；愚以爲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穆，優劣得所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。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、尙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，願陛下親之、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

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兇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，此臣之所以報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

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咎，以章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咨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戒外甥

諸葛亮

夫志當存高遠，慕先賢，絕情欲，棄疑滯，使庶幾之情，揭然有所存，惻然有所感。念屈伸去細碎，廣咨問，除艱吝，何損於美起，何患於不濟？若志不強毅，意不恬慨，徒碌碌滯於俗，默默東於情，永窳伏於凡庸，不免於下流也。

先帝慮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也。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；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？是故託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，而議者謂爲非計。今賊適罷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

高帝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；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策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、王朗，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胸；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策坐大，遂并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，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髣髴孫、吳，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偪於黎陽，幾敗北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僞定一時爾。况臣才弱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，而李服圖之；委任夏侯，而夏侯敗亡。先帝每稱操爲能，猶有此失；况臣騫下，何能必勝？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暮年耳，然喪趙雲

陽羣、馬玉、闔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，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無前，賓叟青羌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內，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一也，當何以圖敵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，而不及早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持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
夫難平者事也。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之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，然後先帝東連吳越，西取巴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；此操之失計，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穉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凡事如是，難可逆料。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；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。

與兄子瑜書

諸葛亮

既蒙東朝厚遇，依依於子弟。又子喬良器，為之愴惻；見其所與亮器物，感用流涕。

與陸遜書

諸葛亮

家兄年老而恪性疎，今使典糧穀。糧穀，軍之最要；僕雖在遠，竊用不安。足下特為啓至

尊轉之。

度嘗讀舊史，詳求往哲；或秉事君之節，無開國之才；得立身之道，無治人之術。四者備矣，兼而行之，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。公本系在簡策，大名蓋天地，不復以云。

當漢祚衰陵，人心競逐。取威定霸者，求賢如不及；藏器在身者，擇主而後動。公是時也，躬耕南陽，自比管樂。我未從虎，時稱臥龍。詩曰：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，洎乎三顧，而許以驅馳，一言而定其機勢。於是翼扶劉氏，纘承舊服；結吳抗魏，擁蜀稱漢。刑政達於荒外，道化行乎域中。誰謂阻深？殷爲強國；誰謂遼脆？勵爲勁兵。則知地無常形，人無常性。自我而作，若金在鎔。故九州之地，魏有其七，我無其一。由僻陋而啓雄圖，出封疆以延大敵。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，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。其底定南方也，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；震疊諸夏也，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。法加於人也，雖死徙而無怨；德及於人也，雖棄葉而見思。此所謂精義入神，自誠而明者矣。若其人存，其政舉，則四海可平，五服可傾。而陳壽之評，未極其能事；崔浩之說，又詰其成功。此皆以變詐之略，論節制之師；以進取之方，語化成之道，不其謬歟！

夫委棄荊州，不能遂有三郡，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，不黷武以爭尋常。及出斜谷，據武功，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計。與敵對壘，待可勝之期。雜乎居人，如適虛邑。彼則喪氣，我方養威。若天假之年，則繼大漢之祀，成先主之志，不難矣。且權傾一國，聲震八紘，而上下無異詞，始終無愧色；苟非運膺五百，道冠生知，曷以臻於此乎？故玄德知人之明者，倚仗曰：魚之有水，仲達奸人之雄者，嗟稱曰：天下奇才！度每迹其行事，度其遠心，願奮短札，以排羣義；而文字蚩鄙，志願未果。

元和二年冬十月，聖主以西南奧區寢亂，餘烈罷耘未息，汚俗未清，輟我股肱，爲之父母。乃詔相國臨淮公，由秉鈞之重，承推轂之寄。戎軒乃降，藩服乃理。將明帝道，陬落綏懷；溥暢仁風，閭閻滋殖。府中無留事，宇下無棄材。人知嚮方，我有餘地。則諸葛公在昔之治，與相國當今之政，異代而同法矣。度謬以庸薄，獲參管記；隨旌旄而爰止，望祠宇而脩謁。有儀可像，以赫厥靈。雖徽烈不忘，而碑表未立。古者或拳拳一善，或師長一城，尙流斯文以示來裔；况如仁之嘆，終古不絕，其可闕乎？乃刻貞石，庶此都之人，存必拜之感云爾。

銘曰：

昔在先主，思啓疆宇。擾攘靡依，英雄無輔。爰得武侯，先定蜀土。道德城池，禮義干櫓。煦物如春，化人如神。勞而不怨，用之有倫。柔服蠻落，鋪敦涓濱。攝跡畏威，雜居懷仁。中原旰食，不測不克。以待可勝，允臻其極。天未悔禍，公命不果。漢祚其亡，將星中墮。反旗鳴鼓，猶走司馬。死而可作，當小天下。尙父作周，阿衡佐商。兼齊管晏，總漢蕭張。易代而生，易地而理。遭遇豐約，亦皆然矣。嗚呼！奇謀奮發，美志天遏。吁嗟嚴立，咸受謫罰。聞之痛之，或泣或絕。甘棠勿剪，駢邑斯奪。絲是而言，殊途共轍。本於忠恕，孰不感悅。苟非誠懇，徒云固結。古柏森森，遺廟沉沉。不殄禋祀，以迄于今。靡不駿奔，若有昭臨。蜀國之風，蜀人之心。錦江清波，玉壘峻峯。入海際天，如公德音。

武侯祠

黃文培

君臣魚水閔宮成，尚憶南陽訪卧耕。淡泊祇應全性命，豈宜誤解苟全生。

武侯祠

江恆源

生平愛誦少陵詩，夢想當年丞相祠。今日錦官城外柏，土人猶說漢唐遺。

移建武侯祠記

五十册

武侯故祠，在州之南門，沿城而西三十六步。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，見於圖經者略焉。在隋唐時治白帝，史載少陵詩曰：西郊諸葛廟者，其地于茲乎！十朋蒞事之初，謁焉。裴回四顧，敬想風烈，歎廟貌之不稱，它事未遑也，首葺而新之，且書其事于石矣。然地卑巷隘，混以民居；汙渠糞壤，溷乎其間；臭朽之所蒸，蝸蟻之所家，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。

門之東，去祠一百八十五步，有城臺，下臨八陣圖。登樓而望，則常山之蛇，四頭八尾之勢，宛其在目。北直郡倉，倉故永安宮也。據爽塏，狀如屏。宮之北有水曰清瀆，瀉出乎兩山之間，東入於江；又東過豔頰入於峽。峽口有山，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，白鹽也；可謂江山之勝矣。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，輸忠盡誠，受遺立孤，於是宮之中；江流洶而石如故，宮闕廢而地猶存；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，宜於兩者之間祠之，亦侯之志也。遂與同僚謀而遷焉。

地初爲節度推官宅，徙於它所。因其址築而高之，用其材斲而新之。爲堂五楹，廡萬

椽。南門於臺；又門於西，通往來之道。像仍其舊，新厥丹。青冕服用侯。又塑關張像，翼于左右。故祠以婦配，非禮也；別爲室以奉之。書史傳于壁之左，而削其不公之論；書少陵詩于壁之右，以諸作者詩文次之。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。詩以紀之。

詞曰：

白鹽峙天兮，灩澦屹江，風雲慘澹兮，翱翔臥龍。龍千秋兮何之？新廟貌兮江之湄。前八陣兮後故宮，龍兮龍兮神其中。望昭烈兮隔清瀆，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。駕虛空兮雲爲馭，臣東朝兮主西顧。魚得水而相忘兮，事無今古。儼關張於左右兮，一龍二虎。祠有新故兮，俟無重輕。舍其故而新是卜兮，邦人之情。祠合于圖兮，自今始。事祀不絕兮，有如此水。

武侯像

方孝孺

羽扇綸巾一卧龍，
圖開八陣神機外，

誓匡寶祚剪英雄；
國定三分掌握中。

武侯廟碑

王謙

有至大至剛之氣，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。是氣也，蘊於天地未分之前，散於天地既分之後，不爲堯存，不爲桀亡，誠天地之正氣也。古人有大行不加，窮居不損，遇患難不爲屈，臨死生不少變者，何善養此氣故也。孔子而下，惟孟子爲善養；孟子而下，其諸葛忠武侯乎！

漢自桓靈失德，曹氏竊命，一時智臣謀士，悉爲之用。獨武侯高臥草廬，不求聞達，若將終身焉；及感昭烈三顧之恩，奮然起應，雲龍風虎，千載一時；振墜緒於一隅，斗絕之地，奪遺黎於羣盜，垂涎之口，武侯果何所以哉？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，行之果，處之當，不容一毫私僞雜乎其間，非胸中剛大之氣，培養有素，疇克爾邪！

已爾長驅祁山，有飲馬河洛之志。不幸天不祚漢，大廈方隆，而梁木告摧，則君子當歸之天，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。向使昭烈、武侯不死，則復漢祚而成王業，可翹足而待矣。嘗謂出師二表，見武侯所以告後主，一本於正，殊非刻挾陰謀之說，信可與伊訓、說命相表裏。昔人有言：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，其人必不忠，非過論也。宋鉅儒作史編書，昭

烈爲僭，武侯爲寇。嗚呼！昭烈帝室胄也。武侯王者佐也。孰爲僭？孰爲寇？善讀者能自知，奚喋喋爲哉！

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，有岡曰臥龍，俗以爲武侯隱居之所；前人卜地一區，起屋四楹，繪像而祠祀焉。歷幾歲月，棟宇傾撓，危基頽圯，鞠爲瓦礫，榛莽邱墟，良可痛悼。大德戊戌，監郡秦直公馬哈馬拜謁，竟顧謂左右曰：武侯漢之賢相，正義明道，誠有功於後世；若令廟貌久毀，祭血久乾，漫不知省，守此土者，能無愧乎？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、貳政武略程公國僧、總判承務公忽辛、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，遂庀徒蒞事，一易而新之。命典史李從善董役，立象儀於中，以雲長、翼德從祀；綸巾羽扇，其容肅然，足以起四海觀者之敬。庚子春，功已告成，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任持事。又割旁近田二百畝有奇，以爲歲時香火之具。嗚呼！若數公者，可謂敬於事神矣。神旣能敬，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。愚曰：武侯大節，陳壽且不能悉，况碌碌者哉！牢讓不可。因掇民謠，作迎送神辭，以遺俾歌以侑神。

其辭曰：

侯之來兮，飈馭雲車，其冠峨峨兮，其纓于于。肴在俎兮，酒在壺，禮雖不足兮，敬有餘。侯之去兮，何方？溪風清冷兮，山月蒼涼。望之不見兮，我涕滂澤。在人心兮，終千古而不忘。

諸葛武侯論

宋 濂

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，孔明一人耳！其師以正動，義也；委身事君，忠也；開誠布公，信也；御衆以嚴，智也；其功之不能成，天也。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；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，一出師乃與魏氏角，其亡則宜；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，以取天下，所以失之。是皆以權謀術數待孔明，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，初未嘗知之也。若三者之議，真蛇鼠之見哉！

或問於袁子：諸葛亮何如人也？

袁子曰：張飛、關羽、劉備，俱起爪牙心腹之臣，皆武人也。晚得諸葛亮，因以爲佐相，而羣臣悅服，劉備足信，亮足重，故也。及其受六尺之孤，攝一國之政，事凡庸之君，專權而不失禮，行君事而國人不疑，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。行法嚴而國人悅服，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，出入如賓，行者不寇，芻蕘者不獵，如在國中。其用兵也，止如山，進退如風。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。亮死至今數十年，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。孔子曰：雍也可使南面，諸葛亮有焉。

又問：諸葛亮始出隴右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人反應之，若亮速進，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；而亮徐行不進，旣而官兵上隴，三郡復安，亮無尺寸之功，失此機，何也？

袁子曰：蜀兵輕銳，良將少，亮始出，未知中國強弱，是以疑而嘗之。且大會者不求近功，所以不進也。

曰：何以知其疑也？

袁子曰：初出遲重屯營，重復後轉，降未進其欲戰，亮勇而能鬥，三郡反而不速應，此兵疑徵也。

曰：何以知其勇而能鬥也？

曰：亮之在街亭也，前軍大破，亮屯去數里，不救，官兵相接，又徐行，此其勇也。亮之行軍，安靜而堅重，安靜則易動，堅重則可以進退。亮法令明，賞罰信，士卒用命，赴險而不顧，此所以能鬥也。

曰：亮率數萬之衆，其所興造，若數萬之功，是其奇者也。所至營壘，井竈，圍溷，藩籬，障塞，皆應繩墨，一月之行，去之如始至，勞費而徒爲飾好，何也？

袁子曰：蜀人輕銳，亮故堅用之。曰：何以明其然也？

袁子曰：亮治實而不治名，志大而所欲遠，非求近速者也。

曰：亮好治官府，次舍，橋梁，道路，此非急務，何也？

袁子曰：小國賢才少，故欲其尊嚴也。亮之治蜀，田疇辟，倉廩實，器械利，蓄積饒，朝會不譁，路無醉人，夫本立故末治，有餘力而後及小事，此所以勸其功也。

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，立國於蜀，明討賊之義，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，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。侯之言曰：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。又曰：臣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覩。嗟乎！誦味斯言，則侯之心可見矣。雖不幸功業未竟，中道而隕，然其扶皇極，正人心，挽回先王仁義之風，垂之萬世，與日月同其光明也。夫有天地，則有三綱。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，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，以是故耳。若汨於利害之中，而亡夫天理之正，則雖有天下，不能一朝居；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，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。方天下雲擾之初，侯獨高臥，昭烈以帝室之胄，三顧其廬，而後起從之；則夫出處之際，固已有大過人者。其治國立綱陳紀，而不爲近圖；其用兵正義明律，而不以詭計。凡其所爲，悉本大公；曾無纖毫姑息之意，類皆非後世所可及。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，則知天下物欲，舉不足以動之。所養者深，則所發者大，理固然也。

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宏毅，若侯者其所謂宏且毅者歟！孟子曰：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？

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，繫馬千駟弗受，天下信之久矣。故事湯事桀，廢辟復辟，不惟天下不以爲疑，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。東坡論之曰：辨天下之大事者，有天下之大節者也。立天下之大節者，狹天下者也。夫以天下之大，而不足以動其心，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，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。此論甚當。後世唯諸葛武侯有茲風味。其草廬三顧而後起，與耕莘聘幣，已略相類。觀其告後主曰：臣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孫衣食自有餘饒，臣身在外，別無調度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死之日，不使庫有餘帛，廩有餘粟，以負陛下。觀此言，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。故先主臨終謂之曰：嗣子可輔輔之，如其不然，君可自取。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，其肯發此言！雖然，先主孔明魚水相得，發此言無難也。此言之發，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。後主非明君也，左右非無讒慝也，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，宜付外廷論刑，所以繩束左右者，非不甚嚴也。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，後主倚信亦曾無纖芥之疑，何哉？只緣平時心事暴白，足以取信上下故也。自三代而後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。後之君子，爭一階半級，雖殺人亦爲之。自少至老，貪榮嗜利，

如飛蛾之赴燭。蝸牛之升壁，青蠅之逐臭；而曰：我能立大節，辦大事，其誰能信之！

諸葛武侯論

章 懋

漢昭烈將終，謂孔明曰：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終定大業。嗣之可輔則輔之，如不可輔，君其自取。嗚呼！於是乎昭烈失言矣。吾讀陳壽書至此，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。設使昭烈既沒之後，敵國乘之而為祿父之謀，用田單、陳平之計，奸臣假之興以管、蔡流言之變，造以夏竦、伊霍之書，則雖以成王之賢，周公不免於居東；以仁宗之明，范富竟至於罷相。曾謂後主之昏庸，而能任賢弗貳者乎？雖然，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為不可及也。苟非忠誠貫乎日月，信義孚於天下，真有伊尹之志，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，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？

諸葛丞相論

方孝孺

以庸常之人，而問於賢人君子者，人之情也；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，此非人之恆情，而君子之盛節也。爲天下之大事者，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，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，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；苟無以大異乎衆人，則爲人役之，不暇，何暇用天下之士哉？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，而人不以爲速；以討賊爲己任，而不任將帥，人不以爲自用；兵敗而功不成，人不以爲無勇；斷一國之政，賞罰予奪無所貸，人不以爲專；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，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，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。

三國人才，吳爲衆，魏次之，漢又次之，然漢之孔明，二國司馬、周、魯、張、陸之徒，皆不能及。當是之時，天下一孔明耳，而無所與讓。及其爲相，顧乃深有資於僚佐，而懇懇求忠益之言。以孔明之賢，豈待乎僚佐之益；舉全蜀之士，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？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，而期望也大，常自見其不足，而不見其有餘；常恐已闕之不聞，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。惟不自恃其才智也，故能用舉世之才智。苟露其才智，與人角銖銚分寸

以求勝，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，吾安得而用之！孔明之爲相，欲然虛己，以求聞己之過；秦漢以下爲相者，皆不及也。而陳壽之徒，比之爲蕭何，豈不辱孔明也哉？

諸葛武侯論

陳亮

孔明、伊、周之徒，而論者多異說，以其通時之難，而處英雄之不幸也。夫衆人皆進，而我獨退。棄容草廬，三顧後起。挺身托孤，不效不攝，而人無間言。權偏人主而上不疑，勢傾羣臣而下不忌。厲精治蜀，風化肅然。宥過無大，刑故無小。帝者之政也。以佚道使人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怨。殺者，王者之事也。孔明皆優爲之，信其爲伊、周之徒也。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、樂，委身偏方，特霸者之臣，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而與自比老彭哉！

我所認識的諸葛武侯

黃炎培

八六

蜀道的一節

峩眉歸來，就順道參拜諸葛武侯祠。祠在成都南門外，實係昭烈帝廟，而並祀武侯，所謂「先主武侯同闕宮」就是。旁邊還有昭烈衣冠冢。現完全駐軍隊了。

諸葛武侯，我嘗認為東方式的理想政治家。政治家須有偉大的抱負，對於國家前途，須從整箇的大局上有切實的認識，有合理的主張；須有政治的才能，政權到手，有確實的成績；而又須有政治的道德：第一，不以政治為職業，不但未上臺前，決不為了箇人生計，奔競鑽謀，不擇人而事。見利而背，貶損自己的品格和節操；即在下臺以後，決不為了箇人生計，借虛名的官職，領受國家的祿養。武侯布衣躬耕，是有業能自立的；抱膝長吟，自比管樂，有抱負的。徐庶說：「此人不可屈致，」有品格的。（這點就是東方式不同的地方。）既見昭烈，評孫曹人物，認定荊益天險，定西和南撫外交內政大方針，三國百年大勢，沒有能跳出他一席談的範圍，是有認識的，有主張的。感激知遇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是有節操的。「足食足兵，國以富饒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，」有政績的，有軍紀的。他

的身後，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」自稱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；子弟自饒衣食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」可云澈底的廉潔。他并且有科學的天才，能運用機巧，造木牛流馬，推演兵法，作八陣圖，無論內容如何。吾們不能知道，總是有科學意味的。所可指摘的，鞠躬盡瘁，似爲著劉氏一姓，昭烈一人，太偏狹些。這不應該把今時的眼光，評論一千五百年前人物的。但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，」兩句話，容易使今時人誤會。他的目的，在全性命，並非苟且求生。淡泊寧靜，就是全性命的方法。吾所認識的諸葛武侯是這樣的。

謁諸葛武侯祠

黃炎培

成都城外武侯祠，

勝見青青松柏姿。

死報主知猶盡瘁，

生憂國難待扶危。

三分二紀終延漢，

兩表千秋欲付誰；

不苟全生在全性，

龍滯致遠勿須疑。

評諸葛武侯

東坡蘇氏賦曰：孔明出師二表，簡而且盡，直而不肆，大哉言乎！與伊訓說命相表裏。非秦漢而下，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。

廬陵羅氏大經曰：諸葛孔明云：『吾心如秤，不能爲人作輕重。』至哉言乎！信能此，則吾心卽造化也。殺之不利之庸已，不勞而萬物服矣。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，其所講不在伊呂下。杜少陵云：『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』可謂識孔明心事矣。或謂旣比之以伊呂，又比之以蕭曹，何也？予曰：不然，蓋下句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！使其指揮若定，則雖蕭曹且不能當，况司馬仲達乎？

晦翁朱氏熹曰：夫孔明之出祁山，三郡響應，旣不能守而歸，則魏人復取三郡，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。拔衆而歸，蓋所以全之，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。故其言曰：『國家威力未舉，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。』蓋傷此耳，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，招徠懷附之略也。義利之大分，武侯知之，有非他人所及者，亦其天資有過人處。

朱晦翁曰：論三代而下，以義爲之，只有一個諸葛孔明。若魏鄭公，全只是利。漢唐之興，皆是爲利。須是有湯武之興，始做得。太宗亦只是爲利，亦做不得。曰：漢高祖見始皇出，謂丈夫當如此耳。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，其利心一也。

朱翁晦曰：孔明擇婦，正得醜女，奉身調度，人所不堪；彼其正大之氣，經綸之蘊，固已得於天資。然竊意其智慮

之所以日益精明，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，則寡欲養心之助，與爲多焉。

南軒張氏拭曰：子旣作侯傳，新安朱元晦以爲不當抹去管樂自許事。又謂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，及勸昭烈取荆，益以成業，未弔雜霸。子曰：否！侯胸中所存，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，豈管樂之流哉！其言曰：漢賊不兩立，臣鞠躬盡瘁，斃而後已；成敗利鈍，豈能逆權。嗚呼！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，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。使當齊桓時，必能尊王服周，當燕昭時，必能奉天討罪，而必不止爲二子之事。方建興初，務農訓兵，內治國事，徐及攻討。軍旅將發，惓惓內憂，拜表納忠，專以宮中爲言。親賢遠小，薦郭攸之等，使在左右，殊非刻核陰謀之說。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，亦疑之，疑則可闕也。予每恨陳壽私且陋，凡侯經略次第，與夫燭微消患，治國用人，馭軍行師之要，悉闕而不章。幸雜見他傳，及裴松之所註，因哀而集之，刪其妄者，不敢飾辭以紊其實。庶幾讀者得侯之心。近史書編年，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，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？予謂獻帝雖廢，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，武侯輔之，漢統尙未墜也。盡後主末年始係魏，而魏亦亡矣。

象山陸氏九淵曰：燕昭王之於樂毅，漢高帝之於蕭何，蜀先主之於孔明，符秦之於王猛，相知之深，相信之篤，這般處所，不可不理會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

宋潛溪濂曰：凡兵之爲道，好高而惡下，貴陽而賤陰。故營軍於山者，必依山絕谷，視生處高。孔明五丈原之屯，高平廣大，守不可攻，而攻不可取；進不可禦，而退不可追。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，以待敵之可勝者也。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，又憚於逆擊，故爲譎語以安其下。若果曰無事，何爲受巾幟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哉？

茅鹿門坤曰：國讎必報，國恥必雪。故古人用兵，有爲弔民伐罪出者，湯武是也；有爲復讎刷恥出者，光武是也。孔明之用蜀亦難矣，今年出祁山，明年出五丈原，蓋其勢有不容已者。讀出師前表，賢邪臧否，見孔明識治道之規模，讀出師後表，偏安兩立，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。比之寔安江左者，豈足以知孔明之事哉？

袁了凡宏曰：大哉先主之君臣，非三代以下可望也。彼憑几之遺命，涕泣之披對，豈猶有不盡諒者耶！蓋先主知祖讎之當復，而不復知有其子；孔明知君之嗣當輔，而不復知有其躬。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，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，晚近何足以知之。

武侯書堂

陸游

沔陽道中草離離，卧龍老矣空遺祠。當時典午稱猾賊，氣喪不敢當王師。定軍山前寒食路，至今人祀丞相墓。松柏想像梁父吟，尚憶幡然答三顧。出師一表千載無，遠比管樂蓋有餘。世上俗人甯辨此，高臺當日讀何書？